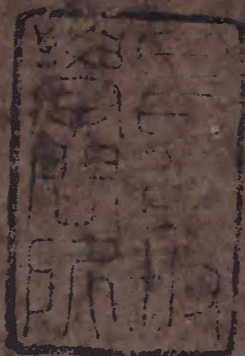


官板
崇正辯

卷二



					漢書門
			九		
			三		
			六		
			九		
三	冊	架	函	號	類

內閣文庫			
函	冊	號	類
三	二	九	漢書
二	三	六	
九	三	九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69
冊數	3	(2)
函號	298	283



致堂先生崇正辯卷之二

淺草文庫

釋智顛買海曲為放生池遣沙門惠拔表聞于上陳主嚴

禁止碑後有黃雀滿空翱翔相慶顛曰魚來報吾恩也此

天台智者也

天台智顛釋門所謂高僧也。而其所為如此。殆亦庸人耳。天地之間。生物之衆。不可以名盡。不可以數計。區區於一池。以活魚蝦蚌蟻之屬。不亦狹哉。佛力廣大。悲願崇深。不能及物。乃復托于世主。立碑書禁。則何貴於佛乎。彼池中之魚。仗智顛涵育之德。則當如仁度所養。鵠雉超生。人天之勝。而未能脫離舍鱗介而得羽毛。免鈎餌而就羅網。則亦何較邪。

釋齊安姓李年數歲有異僧款門召見摩頂安亟請出家
父母呵止安曰祿利之養止於親耳冥報之利不其遠邪
主組之榮止於家耳濟拔之益不其廣邪二親從之

冥報之妄予前章屢明之矣其所謂濟拔廣益者殆亦空言耳
昔二帝三王治化之極和氣充塞於兩間以言其民則比屋可
封刑措不用以言其物則百獸率舞魚鱉咸若其功德之所及
皆誠實著見可指名而道於口可視効而顯於事也如佛欲使
衆生盡登覺路皆證涅槃盤同入妙樂國共逢龍華會盡空虛十
方三世一切平等如琉璃色咸得爲佛蓋徒空言而無其實自
佛在時已不能爾况其後學以妄傳妄者乎非特齊安之愚所

見如此世之服儒衣冠口誦先王亦從而和之曰諸佛威神之
所建立妙勝宏博非周孔所及也蓋樂於夸誕而不覈其情實
故耳今以是詰之則又曰三界本空諸有非樂如佛者乃無爲
功德也夫既以空爲宗以有爲患則又何必言世界之事以濟
拔爲功哉齊安欲出家其父母止之者本仁心也一爲僧人摩
頂遂決意不返者遭幻誘也故凡子弟幼冲資質慧利可以教
授者當亟擇明師詞以六經使入先王之道慎不可與僧人狎
熟必爲所誘惑而不可救也

釋惠寂年十五懇請出家父母不許年十七又請其親未
決寂乃斷左無名指及小指置堂陛曰答謝劬勞遂依南

華剃染

後世聖道不明，異端肆於天下。為民上者，不知以教化為事，遂使惠寂輩公然違親毀形，徑行不顧，而刑辟不加焉。夫父母之有子，生則賴其養，死則賴其葬，世則賴其紹，而不絕其頤，復劬勞如天如地之無窮，豈有量哉？而惠寂斷其二指，以為報，何愚狠至此極也！然惠寂之良心，則猶未忘，其曰答謝劬勞，則是亦知劬勞之當報，但迷於異教爾。此皆為民上者，當任其責，教而不從，繼以誅戮，庶乎其少息矣。

釋僧生常於山中誦法華經，虎蹲其前，誦竟乃去。後每至，諷誦輒見左右四人為侍衛。

此惟僧生自見乎，抑與人同見也？若與人同見，其人必怖畏而去，以語於人，然後人得而知之。若僧生自見，非存想之極，妄相成形，則深山窮壑之中，虎豹豺狼之所嗥，魑魅罔兩之所逢，僧生僅能脫身，因以為異耳。

釋惠慶誦法華經，每夜吟諷，聞空中彈指贊嘆之言。後乘舡遇風波，唯誦經不輟，舡在浪中，如有人牽之，倏忽至岸。法華經佛之所說也，惠慶但能誦之而已，誦之猶可以輕犯風濤，則經之神力固當不可思議。欲驗此事者，取法華經，投於火而不能焦，投於水而不能濡，投於空中而不能墜，投於斧斤而不能傷，吾然後信其為異，而猶不信其正勝也。

釋普明誦法華經。每至勸發品。輒見普賢乘象立在其前。普明既每見普賢。何不相隨而去。普賢既屢證普明。何不啓口一言。普賢在佛時是人乎。則既死千年之後。安得猶與白象俱存也。若表行爲名而已乎。則假言立義。豈復有狀貌聲色之可見也。故凡狀貌聲色之物。無有人不能見。而已自見之者。人所不見而已。或見之。非恠即妄而已。

釋法莊誦大涅槃經。常聞兵仗羽衛之響。實天神來聽。石勒微時。爲人傭作。聞四山有聲。以告其母。母曰。作勞耳鳴也。勒後雄據中原。此蓋兆朕之先見。所謂國家將興。必有休祥者也。法莊誦經。而聞兵仗羽衛之響。又知其爲天神來聽。則妄矣。

古人曰。天神降。地祇出。人鬼享。蓋祭神如神在。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非真有形聲影響之相接也。僧人不明乎鬼神之情狀。故其言大抵入於詭怪。又取事之疑似者。附會爲說。佛經所記鬼神之名。與其居處形貌衣服職掌。不可勝數。道家亦倣效而爲之。瀆亂天地。狃雜人鬼。非先王之法。明君賢相所當革而正之者也。

釋法恭誦經三十萬言。每夜諷誦。輒有殊香異氣入房。凡學道者得意。則可忘言。法恭誦三十萬言。異於一言而悟者矣。佛學以了心見性爲至。不知異香入房。何預於道也。正使有之。亦妄聞耳。猶牛蟻弓蛇之類耳。然必至於夜而後有。則又妄

之最甚者也。故凡所謂見普賢、聞天樂、天神來聽、異香入房之類，自僧人有識者，猶鄙而不言。而士大夫忍或神之，以為希有。吁亦愚矣。

釋惠豫誦大涅槃法華等經，嘗寢見人來扣戶，問其故。荅云：師應死，故來奉迎。豫曰：小事未了，可申一年否？荅曰：可。至明年而卒。

佛教中有術，使人預知死期。僧人得之，往往以為神異。或曰：吾某日當去，或曰：明年某月吾去矣。此精於卜相者，亦或能之。何足貴哉！人死猶其生，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止。若可留一年，則十年百年皆可神引而常存。此理之所必無也。近世儒者如師

魯尹公、子厚、張公、康節、邵公，皆閒於死生之際，辭氣不亂，安靜而逝。君子猶以為未及。曾子易簣之正也。蓋聖人以生死為分內事，無可懼者。故未嘗以為言。佛氏本於怖死，是以藏經五千四十餘卷，傳燈一千七百餘人，皆皇皇然以死為一大事。彼三代之民，直道而行，順受其正，天壽不貳，脩身以俟之，不聞有輪迴之說。豈非簡易明白之道，何至惴恐經營若彼其切哉！自佛教入中國，說天堂可慕，說地獄可怖，說輪迴可脫。於是人皆以死為一大事，而舍生取義，殺身成仁之道晦矣。夫既不以死為常事，必至於貪生失理，懼死怛化，而不能順受其正也。自兩漢而上，戰國春秋之時，聖人所謂道喪之世也。當其時，義心激切

視死如歸者。班班可攷。其心初無慕怖。安於其義而已。後世學佛者。自以謂其道可以了達生死。而其行事。視三代之風。尚未能及。况聖賢之際乎。

沙門佛調。自尅亡日。近遠與訣曰。天長地久。尚有崩。而况人乎。遂還房端坐而卒。後日其弟子入山伐木。見調在岩上。衣服鮮明。驚曰。和尚尚在此邪。曰。吾常在耳。遂發其塚。不見其屍。

道家者流。有脩煉之訣。其效至於飛空而仙。解形而去。楞嚴經猶能斥之。以為外道。佛調乃解形者也。然僧人善為奸詐。吾猶未信其為解形也。恐其未嘗死。故為此一節。出奇示變。他人不

知。而弟子知之。相與隱匿。必有所謀而然也。不然。正是佛教所斥。其不足道亦明矣。

佛圖澄善誦咒。後使鬼物以麻油襍芋塗掌。千里外事皆徹見。石勒以殺戮為務。沙門遇害甚衆。澄憫念之。見勒曰。至道雖遠。亦可以近事為證。即取甕盛水。燒香咒之。湏臾之間。生青蓮花。色耀於目。勒由此信服。於是中州胡晉略皆奉佛。

石勒五胡之雄傑也。連百萬之衆。爭衡僞定。則能之矣。其於聖王之道。則不知也。佛圖澄乃幻術之最高者。然非正道所貴也。聖人之心。若鑑。物來能明。事至能斷。不後目。而無不見。不後耳。

而無不聞。不勞智慮。而無不知。不出戶。而知天下。不窺牖。而見天道。千歲之日。可坐而致。百王之法。端拜而議。何為能然邪。不欺不誕。不為幻巧。不說心法。惟盡理而已矣。佛氏執理為障。聖人盡理而通。宜其背馳異趣。卒不可合也。今使天下之人。皆能為澄之所為。而於父不孝。於君不忠。則其所為。乃鼓亂作賊之具耳。於父而孝。於君而忠。雖手不塗油。竿甕不生青蓮。無害其為道也。後世人君。當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為法。勿如石勒為幻術所誑。傾心奉事。變其國俗。而無益於政治。發千載之一咲也。

晉軍出淮泗。隴北被侵逼。三方告急。虎乃瞋曰。吾奉佛而

致外寇。佛無神矣。澄因讓虎曰。王過去世為大商。主罽賓寺。嘗供大會。中有六千羅漢。吾亦預會。時得道人語。吾曰。此主人病死。當生雞身。後王晉地。今為王。豈非福邪。疆場軍寇。乃國之常耳。何為怨謗三寶乎。事佛當在體恭心順。顯暢三寶。則佛教永興。福祚方遠。

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是故有苗不服。則退而脩德。文王征崇不服。則退而脩教。舜文大聖人也。而尚如此。孟子曰。有人於此。其待我以橫逆。我自反焉。必不仁也。必無禮也。今佛之為教。未嘗責已。苟有乖忤。則曰魔事也。則曰業緣也。亦曾有一言曰。此必我未善者乎。石虎凶暴。固不足以語此。澄苟

以此試開導之人情不遠切已則思安知其不少痊也乃欺以前生之事謬爲商主之言恐懼之以雞身誘引之以王晉而准泗被侵三方告急澄不能爲之計也徒以顯暢三寶永興福祚爲言是有益乎是無益乎後世人主不幸而遇澄之幻其亦信之乎其將斥之乎

澄謂弟子法祚曰戊申歲禍亂漸萌己酉石氏當滅吾及其未亂先從化矣即遣人辭虎虎出官慰諭澄謂虎曰出生入死惟道之常脩短分定非人能延念意未盡者以國家心存佛理無若興起寺廟崇顯壯麗稱斯德也

澄所以告其弟子與告石虎者何得反覆不侔邪既曰及其未亂當先從化則是生死在我去住自如也又曰脩短分定非人能延則是天命有限欲止不可也則未知澄以數盡不得已而死乎抑數未盡自經而絕乎智者必能辨之矣且當其將死之時石氏危亂已著澄果有愛人忠虎之計史必傳之以爲美談今其勸虎之言曰無若興起寺廟崇顯壯麗而已是以有道君子闢之曰佛氏之教名爲廣度衆生終必歸於自利之塗聖人復起不易斯言哉

澄左乳旁有一孔圍四五寸通徹腹內有時腸從中出或以絮塞孔夜欲讀書輒拔絮則一室洞明又齋日至水邊引腸洗之還復內之自說生處去鄴九萬餘里

華陀之為醫也。至於剖決胃腹。洞視五臟。洗濯腎胃。而藥之。乃濟人之實功也。佛圖澄乳間之孔。理之所難明也。人有九竅。其開闔出納。皆有至理。缺一不可。今乳間有孔。則氣自孔出。食自孔入。而咽喉無用矣。蓋幻術之精。駭愚人之耳目者。亦猶吞刀吐火。殺人而復活。被繫而自解之類耳。夫以燭照夜。以食滋生。腸胃受納。變化而泄之。乃人生之常。今開孔取明。引腸於外。既食而又滌之。不亦多事乎。借使實然。未免於反物為妖。執左道以惑眾。况萬無此理者哉。

釋通達住京師。講大乘。左僕射房玄齡迎於第中。父事隆重。不以形言致隔。曾見人騎驢歷寺。從而乞焉。惜而不與。

其驢尋死

取物於人。必有禮義。非義不取。非禮不受。他人之驢。我何有焉。乞之非義矣。其不與者。未為失也。驢尋自死。亦事之適然。豈為不與而致死哉。不然。天下凡人之物。僧皆可取。而不得。即有禍患。此乃大盜之術也。房公亦唐世之名臣。何為惑於此等。貽笑後代。乃將來之龜鑑耳。

贊寧論或曰。感通之說。近怪乎。對曰。怪則怪矣。怪在人倫之外也。苟近人倫之怪。乃反常背道之徒。此怪非心所測。非口所能。今神仙鬼物皆怪者也。仙則修煉成怪。鬼則自然為怪。佛法之怪。則異於是。自然而然。正怪也。在人情則

謂之怪。在諸聖則謂之通。感而遂通。故智度論云。置世界於一毛。凝海水於五味。

先聖智周萬物。而不語怪。必有不可語者矣。不可語而語之。其弊無所不至。而後世好奇之士。或著成編錄。豈知聖人之意哉。若贊寧所論。則又頗僻之殊尤者。夫名實不可亂。謂之怪矣。安得以爲通。謂之通矣。安得以爲怪。若置世界於一毛。凝海水於五味。納須彌於芥子。斷妙喜於棗葉。皆以心法起滅。幻術隱顯。非道之正。與感而遂通之教。猶白黑薰蕕之不相侔也。豈可同年而語哉。

釋寶瓊。縣竹邑人。與什加縣連封。彼並崇道。不奉佛。僧李

氏正作道會。邀瓊。既至。不禮而坐。僉謂不禮天尊。非法也。瓊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下禮。何況老君。恐貽辱也。衆不許。遂禮一拜。道像動搖。又禮一拜。連坐反倒。合衆驚懼。一時回信。

宣和中。令天下僧人頂冠易服。靡然從風。都會精藍。改爲道觀。胡神佛像。無不更造。雖以日華嚴蓬律師等。守死冒刑。而不變。亦不能禦也。于時四海九州之廣。未嘗聞有動搖反倒之應。寶瓊何以使然。蓋能幻耳。不然。則或置像杌隉。或風力震動。事出偶爾。寶瓊因而自神。衆又無識。故爲所惑也。大抵佛老皆異端。取此舍彼。是惡醉而強酒。惡濕而居下。何以相賢哉。

釋明度常講金剛般若經。有鴿巢於屋楹。乳養二雛。度每以餘粥就巢哺之。忽學飛。墜地皆殞。度夢二小兒曰。兒等本受卵生。蒙上人為養育。誦經持回。向令轉生人道。距此寺東十里間某家是也。度攷之果驗。

惟人為萬物之靈。今能使禽鳥之身化生為人。其功德真不可思議也。後世如遇兵盜疾疫生民減少之時。但募僧人誦金剛般若。而取一切禽鳥之雛。使自以粥飼之。每一僧歲中回向雞鳧易生之物。加以神力。免其殞。隨見夢而徑化人身。姑以百數。則萬僧所哺。坐獲百萬生靈於一歲之間。豈非至神之化。儒者所不能及矣。夫聽言之道。必以其事試之。而後信否可見矣。

釋清虛遊藍田悟真寺。上方北院舊無井。清虛祚泉。以刀

子刺山。果獲泉湧。

水在地中。猶血在人身。無所往而不在也。萬丈之山。飛流懸布。世人不以為怪。亦猶人頂顛未嘗無血也。僧人鈎竒示高。居於大壑深巖。人所鮮到之地。或有水脉泉眼。因而導之。漸至深廣。則必立為美名。以著神跡。所在多有之。借使高僧道力。隨感而有。未免因地得泉。豈足表異。若乃變化感通。出於理外者。何不鑽木斷竹。焚草鎔金。鑿壁剜磚。敲鍾擊鼓。而使水出。以資飲啜。灌溉之利哉。

釋守素居院。庭有青桐四株。皆素手植。元和中。卿相多遊。

此院桐至夏中無何發汗汚人之衣若髒脂焉素呪之曰
 我種汝而汝滴汗爲人所惡來歲若然我必薪汝自此無矣
 草木有生而無知禽獸有知而無義吾嘗聞熊弄挺雀緣竿馬
 舞牀鴉角抵鸚鵡識字鯉魚躍刀其類甚衆而未聞草木之能
 聽言受教者也桐忽有汗已而又無桐非有知爲此也今歲忽
 有明歲忽無皆偶然耳守素之意特以其美陰貴客所賞苟獲
 沾汚則遊憩遂息以此爲患遂致禱祈而不知物生有偶然者
 攀緣公卿賴此一木爲可憫嘆也

釋遂端坐亡須臾口中出青色蓮花七莖

宣和中京師禪寺有長老坐化者時當盛夏色身堅固天柱不

折車馬奔湊供施鉅萬已而稍有穢氣至者疑焉其徒貪於財
 利不知變也腐壞益甚或發其奸盖用鐵錐自尻而貫於腦疊
 手趺足皆繩所維也遂端坐亡口出青蓮花無亦此比乎度死
 喉所受正可五七莖耳芙蕖品類固有白者其艷微青猶白桃
 之變疑於碧色皆世間所有非異物也僧人欲爲奸利則殘其
 師友不顧如此惑者方咨嗟嘆慕以爲不可及曰我何脩而能
 至於是哉非天下之大愚乎

釋鴻莒無疾而逝至三更手敲龕門者三弟子哭泣啓關
 云與吾換新衣緣佛士諸上善人嫌吾服章不淨易畢而

終

古之人制禮。死者三日而後大斂。尚意其未死也。過三日則無可生之理矣。鴻莒已死而暫蘇。在一日之內。無足怪者。而其眷戀衣服。不忍令弟子得之。托言佛士善人。好新惡弊。易畢而死。其貪恠之情可見也。人之死也。魂氣歸于天。體魄歸于地。衣衾棺槨。所以藏體魄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鴻莒易衣而死。將以見佛士善人。是既死而體魄猶能行也。亦不知死生之故矣。豈有上善人而嫌服章不淨者邪。

釋惠元於武陵平山立寺。卒後有人入武當山下見之神。色甚暢。寄語寺僧。勿使寺業有廢。自是寺內常聞空中有

磬聲。

人既死無復再生之理。惠元既死而再生。不可信也。若非初未嘗死。故爲此恠。則見於武當山下者。或以形狀偶類。或相與邂逅。應和而爲之耳。予嘗遊衡岳之方廣寺。寺僧靈輦離席致敬。爲予言曰。此五百羅漢所宅。有金燈玉磬之瑞。予曰。玉磬可見乎。輦曰。至誠祈禱。則聞之而已。不可見也。予曰。不可見。則何以知其爲玉哉。輦面赤口呿。而不能對。而凡遊方廣。必供茗。修佛事。以祈見燈。與聞磬也。或曰。然則金燈非乎。予曰。有一居士。嘗於方廣蔬食致齋。願見聖燈。自黃昏膜拜。至午夜。靈輦云。燈時至矣。俄風雨驟作。不止。僧人與居士從者。皆已懈倦就寢。而居士者。拜祈愈切。及雨收。燈見。若有若無。急呼衆人。既起。雨復作。

又已黠然無所覩矣。又有一居士嘗遊五臺。瞻光景時。四方至者甚衆。內室充盈。獨於僧寺門授館。一日四更後。遊人寂息。忽聞剝啄叩門者。司門僧誰何之。對曰。張燈人歸耳。通夕恠咲。捧腹殆痛。及曉以語人。無肯信之者。方廣之燈。殆亦五臺之飛燼歟。人言五臺山有石如水精。承日月之光。光氣相射。山高寒多。雲物未嘗澄霽。時或雲破日漏。則被照之處。映帶成色。故凡遊人皆誦日光菩薩。聲震山谷。其事可疑矣。僧人指其形似者。爲之立名曰。此金橋也。此金輪也。此金燈也。愚俗之信以謬承謬。莫可解也。正使其真有燈者。未聞五臺方廣之僧能不用油蠟也。

釋惠力晉興寧中。乞陶處以爲瓦棺寺。初標塔基。每夕所標處。輒移十步許。因伺之。見一人著朱衣武冠。拔標置東方。遂於其處起塔。

凡釋氏所稱神恠之事。多以夜而後見耳。其所見未有衆人同之者。故吾每於此致疑。以問其徒。未有能荅者也。惠力所爲建塔。必以供佛也。相攸卜地。擇其爽塏。古人亦爲之。朱衣武冠何物哉。乃能拔標移徙其處。他人不見。而惠力又獨見焉。蓋欲倚此言爲神恠。以欺惑衆心。圖其財物耳。姑就其言辯之。其妄如此。况萬無是理乎。

釋惠敬有一奴子及沙彌。爲鬼所擊。其後山精見形。詣敬

具謝云。部屬不解。橫撓法師眷屬。既終。室有異香。凡朴人者。必以手執朴。而鬼則無形。安得手執朴乎。凡物生則有。色香可愛。及死則日就臭腐。惠敬既死。安得有香乎。或曰。麝臍沈水。死物而香何也。子曰。麝臍沈水之類。不過數種。自有天地以來。死而必臭。萬物之理也。凡人不稽理而信恠。是以說愈恠而愈無理也。

釋明準於范陽北山。刊石寫經。灌鍤以俟慈氏下生。鑿山攻石。石悉頑惡。準知山靈秘吝。疏告陰靈。請禪善務。俄於定中見無量石。皆中刻字。圍廓挺立。不期畢工。道一而已。亘萬古而無弊。得之者或先百世而生。或後百世而

出。其言得行。若合符契。蓋至當歸一。而精義無二也。然堯舜禹君臣也。而並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孔子沒至今千有餘歲。而無聖人。或數或疏。皆非人所能知也。可預立名字。先定年月。以探後聖生生之期乎。佛氏所謂永劫之後。慈氏下生。吾不恨不及見之。乃恨僧人年命短促。其欲見之心。不能如其言也。禪者之遯辭。則又不然。曰何處非慈氏。汝自不見耳。又曰脩行善業。常得善報。則終必見之。今姑用其言。通計三世。則壽以七十為率。不過二百一十年。自佛滅度至今。其為二百一十年多矣。為又增益世數。以合慈氏下生之日。則佛不當言三世為限。若人之愛生。止於三世。不復可益。則佛未嘗永劫人身。不隨異趣之

理未知明準露電之軀壽年幾何山石泐磨能得幾日而渺茫未生之慈氏誰復能見也揆此一事則疏告陰靈得無量石者同一愚妄耳準既發心刊經于石山而有靈自當敬畏佛言又何待疏告而後出石哉石若不中刻則是山本無佳石也或更鑿而得中刻者則是山本有佳石也石之有無生於定形之山不可增損云何衆人不見而明準獨見無量可刻之石乎縱使準以定力獨見而鐫刻之人亦豈皆能入定而用其工哉吾欲一一辯之其安不可勝窮欲止而不辯以世之無知受惑者衆不得已而爲此多說也

釋法興洛京建三層七間彌勒閣高九十五丈尊像七十

二位聖賢八大龍王卒聞空中天樂云兜率天衆來迎也吾嘗遊西京龍門兩山寺宇刻石爲像如蜂房水渦不可勝數寺有以大佛得名者其功蹟雄偉皆唐則天中宗時以天下之力所建置也其視法興三層七間之類猶海岸一沙耳則天老以憤終中宗卒被弑殞兜率天衆方是之時何嫌何疑不以樂迎之乎於梁武亦云然

釋智江住微子之墟締構堂宇輪奐可觀復塑慈氏釋迦二尊十六應真像

微子能存其國既亡之祚有君臣之大義有父子之至親孔子未嘗許人以仁而稱微子爲殷之仁欲使後世人君思見前哲

雖千載之遠猶

表勵風俗乃使夷

狄之人亂倫之

明示得意以仁

不義土木之像污

江匹夫庸妄無

忌之罪哉實當時

耻也

釋惠紹募藥王品

之際有一星其大如

斗直下烟中

宮迎紹

星隕則如石古之

人曰隕石于宋五者據已隕之形至地

而言也曰星隕如雨者據方隕墜空不至地之狀也按事實書

之以明天變而警人事猶造化之妙不施智力而形色自呈不

可掩已不知此何所據而謂之星也其有光乎其無光乎有光

則不隕無光則石耳人之生死亦猶是也人之生死有不可移

之命三代之民終身以俟死而已任其死生有何不可而必欲

自焚乎星既隕墜豈復能升猶人既殂落豈復能活今日天官

星下迎紹方為煨燼云何上天一事而三誕蓋其道以空為宗

故自以為非誕也然則果何物也曰火炮之大者飛揚明滅何

足恠哉

釋僧瑜發誓燒身集薪為龕合掌平坐誦藥王品火燄交

其不至咸見紫氣騰空久之乃歇其後旬有四日瑜房生雙桐

樹識者以為娑羅寶樹尅炳泥洹瑜之庶幾故現斯證

烈火之焰加以人膏其滋熏鬱攸正爾紫赤非瑞氣也既焚之

後而房生雙桐。未知生於屋下乎。爲復生於中庭乎。無乃地氣之偶生乎。抑亦弟子之所種乎。然僧人以爲釋瑜自焚之瑞證。此不難驗也。擇其能誦藥王品者。坐以積薪焚之。旣燼。俟旬又四日。桐樹雙出。吾猶未信。是何邪。死亡之室。人所不居。陰氣感生。亦無不有。豈特桐樹哉。生茗則爲地錦。生菌則爲靈芝。由其所言耳。

釋惠益誓欲燒身。於鍾山之南。置鑊。辦油入鑊。据一小牀。以劫具自纏。上加一長帽。以油灌之。手自執燭。然帽。念藥王品。火至眼。乃昧。

人之稟氣。愚智勇怯。各各不同。聖人順其性。而成就之。佛氏因

其偏。而化誘之。如司馬兵法。使貪。使愚。使勇。使怯。赴湯火。蹈白刃。無所不可。權謀之道也。藥王燒身。乃佛誘人之一術耳。必有慙者信焉。甘心自焚。而不悔。彼旣焚者。冥然而無知矣。而未焚者。或疑。或怖。或信。而從之。皆足以恢張其教。而昧者終不悟也。

釋寶岬於益州城西路首。以布裹左右五指。燒之。有問痛。邪岬曰。痛由心起。心旣無痛。指何所痛。並燒二手。於是積柴於樓上。作乾麻小室。以油潤之。自以臂挾炬。麻燥油濃。赫然火合。於熾盛之中。禮拜。比第二拜。身面焦拆。重復一拜。身踏炭上。

佛教以心爲法。不問理之當。有當無也。心以爲有。則有心。以爲

無則無理與心二。謂理為障。謂心為空。此其所以差也。聖人心
即是理。理即是心。以一貫之。莫能障者。是是非非。曲曲直直。各
得其所。物自付物。我無與焉。故曰。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
載。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如走動植並育而不相害。仁
義禮智並行而不相悖。夫又何必以心為空。起滅天地。僞立其
德。以擾亂天下哉。今夫人目視而耳聽。手執而足行。若非心能
為之主。則視不明。聽不聰。執不固。行不正。無一而當矣。目瞽耳
聵。心能視聽乎。手廢足蹇。心能執行乎。一身之中。有本有末。有
體有用。相無以相須。相有以相成。未有焦灼其肌膚。而心不知
者也。學佛者言空而事忍。蓋自其離親毀形之時。已失其本心。

矣。積習空忍之久。於封剔焚煉。而不以為痛。蓋所以養心者。素
非其道也。凡人之生。無不自愛其身。彼學佛者。於蚊蚋之微。草
芥之細。猶不忍害。廣悲願也。自愛乃能愛人。愛人乃能愛物。故
養心保身者。濟人利物之本也。今乃殘之如此。將何為哉。非有
喪心之疾而然乎。

釋無染住五臺。觀金橋寶塔。鍾磬圓光。莫窮其際。且曰。松
栢之鼠。不知堂密中有美糞乎。寂後果於中臺之東。見一
化寺。額號福生。內有梵僧數可萬計。染從禮拜。遍蒙慰勞。
見文殊亦僧也。染覩茲靈瑞。供施一百萬僧。盡焚十指。乃
與一文將蠟布兩端。粗麻一束。香油一斗。於中臺。從旦至

暮禮拜焚香略無慙懣至深更命其人以布裹身以油灌頂夜半子時然身供養從頂而煉至足方仆無所見無染所見不與人共之而獨見則不可信也天下無不可共見之物不可共見而自云有所見者妄而已染見僧萬計一一禮拜計一日一夜可禮千拜亦將十日而後畢不知十日之間誰與之同見也遍蒙慰勞則有撫接之言不知十日之間誰與之同聞也染自是供僧百萬又不知貧僧獨力何以辦此事也已而油蠟麻布裹身而焚之自頂烹煉頂潰腦決則必死矣豈能至足而後仆也吾嘗聞辟穀學仙之人或於深山巨壑見恠氣聞異聲曰此天仙合樂而來迎也遂投身其間望之者亦以為

乘雲氣御飛龍入於杳冥之上矣他日至其處則有白骨存焉蓋山間大蛇毒虺吐氣成霧日照映之粲然五色其聲嘔軋窈窕如鸚鵡乳兒然方士道人愚癡貪愛往即其處遂遭陷食而自不悟也乃復相承以為仙去且記其處曰此某真人上升之地也今登萊間春夏之交望見海市樓臺人物宛若畫圖無所不具乃大蜃嘘呼所為如螭螻之類耳非真有也凡僧人遊五臺峨眉所覩光變殆亦此等也關西人蘇季明嘗曰聞此二山最深幽處有一種石雲日漏光相與輝煥則其色如此夜亦可見者蓋寶氣也然不能濟人利物治國齊家正使天下之山一如此亦何足貴哉

釋束草師曰。世不堪戀。何可長也。遂以束藁焚身。至明惟
灰燼耳。且無遺骸。又無延燎驚咤之聲。計其少藁不能焚
此全軀。蓋起三昧火而自焚耳。

束草師必有大過。將逃匿焉。乃為此計。誑人而去。當時亦必有
徒從共畢其事者。然一束之藁。決不能焚七尺之軀。今釋所謂
有道高僧者。死而焚之。必非束草能辦。可驗也。或曰。何以證其
妄乎。予曰。以無遺骸。可以卜其名死而實遁矣。起三昧火。自焚
其軀。此當時徒從設誑之言。仁贊又從而信之。有三昧火。必有
三昧水。三昧風。三昧地。今世間江湖汎溢。則可以三昧地塞之。
庚伏炎暑。則可以三昧風吹之。焦旱燥物。則可以三昧水沃之。

祁寒裂地。則可以三昧火溫之。如此三昧。自佛至今。千有餘歲。
不聞一人能者。然則束草師三昧之火。自焚其臭穢之軀。又何
足言哉。

釋行明嘗謂人曰。吾不願隨僧啞焚之木樓。不欲如屈原
葬之魚腹。忽於林薄間。委身虓虎前。虎爭食之。須臾肉盡。
林薄何以異於木樓。虎口何以異於魚腹。與其投身猛獸。受齧
嚼之苦。何如盡其天數。順性命之正。凡此皆於佛教之中。聞聲
接響。不究其實。而輕用其身者。世之智人少。而愚人多。愚人吾
安得一一而詔之。而所謂智者亦未免有感於此。吾是以著之
云耳。

釋普淨斷食發願願捨千身速登正覺今年千中之一也

凡人欲學道必有此身然後可學未有既死而後得道者也今指道旁枯骸謂僧曰此骸昨夜三更忽登正覺僧其信乎其不信乎又指空中無形可見之處而謂之曰此處有人明日當登正覺僧其信乎其不信乎如其不信則普淨所為其愚可憫也如其信之是如普淨同一罔兩耳

釋文輦自操斧伐檀巧結玲瓏重攢若題湊焉號曰浮圖開戶入內跌坐持火炬誓之曰以此殘喘焚之供養十方諸佛聖賢言訖發燄亘空其烟五色旋轉氤氳猶聞誦經

之聲

上古之俗死則厚衣以薪葬於中野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取於大過澤滅木之象蓋乾坤六子之至理非人私智所造也孟子曰上世嘗有不葬其親者舉而委之於壑他日過之狐狸食之蠅蚋姑嘍之其類有泚睨而不視夫泚非為人毀譽而有也蓋中心之誠發於面目也於是歸反藁裡而掩之故孝子仁人之掩其親不焚之以火不沉之以水不使蠅蚋狐狸螻蛄得傷之者蓋天性自然非為利也今釋子每舉一事必希望一報乃以天性為幻妄自以為道吾不信也焚屍之臭其氣不可近如有諸佛聖賢必不歆此如其無之文輦所為不亦枉費乎

釋僧群絕粒取水忽有一折翅鴨舒翼當梁群欲舉錫撥
 以天之恐畏傷損因還絕水不飲數日而終其原不飲
 絕粒之意將以除口腹之養為清淨之身也而未免於飲水豈
 天下共白之道哉人為萬物之靈智足以役使駕御之仁足以
 涵覆長育之禮足以裁成其用義足以區處其宜得志行乎中
 國則施為有其功不得志處乎山林則存養有其道豈為一折
 翹野鳧而殞其不貲之身哉可謂不知輕重之甚矣天下萬物
 不得其所有甚於此鳧者僧群以一身纔足以活一鳧其餘獨
 奈何哉

釋曇稱見老人夫妻窮悴稱乃捨戒為奴累年執役及二

老卒然後復道宋初彭城駕山下虎食人稱謂村人曰虎
 若食我灾必當消於是獨坐草中咒願曰以我此身充汝
 渴飢令汝從今息怨害意未來當得無上法食遂弃身噉
 虎惟餘其頭

聖人之道老吾老然後及人之老幼吾幼然後及人之幼不愛
 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
 輕重之宜先後之序非人智巧所為乃天理之自然也曇稱為
 佛之學差正道於毫釐陷迷塗於千里其所為者乃聖人之所
 謂悖也父母之親弃而不顧乃事他人不為人子而為人奴是
 謂知輕重先後乎虎狼之性以搏噬為事曇稱投身飼之僅充

一飽所飼不繼則必復飢彼豈為嘗啗一僧遂終身絕食邪天下之虎多矣安得一一而飽之曇稱之愚豈不甚哉
 釋法進當時飢荒進乃淨洗浴取刀鹽至深山窮窟餓人所聚之處次第授以三飯便掛衣鉢著樹頭投身餓者前云施汝共食衆雖飢困猶義不忍受進即自割肉拄鹽以啗之兩股肉盡心悶不能自割因語餓人云取我皮肉猶足數日

昔者墨氏兼愛摩頂放踵而利天下亦必為之疑若愛人利物可以稱賢矣而孟子原其心究其效極其流弊以為無父之人比之禽獸何哉天之生物無非一本而墨子以其私心欲為二

本故也二本則無別無義而人之大倫亂矣今以禽獸觀之豈非無別無義之極歟是故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雖割股取肉已父母之疾君子以為不孝王法之所禁也而况自斃其身以啗餓殍乎飢饉之年餓殍不可勝計法進安得人人而飽之禽獸之不仁猶不自食其類法進將以其身教人食之是獸之不如矣

釋大志大業之末慨法陵遲遂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當然一臂於嵩岳用報國恩帝許之志不食三日登大棚上燒鍊赫然用烙其臂並令焦黑用刀截斷肉裂骨見又烙其骨令焦黑已布裹蠟灌下火然之光耀岩岫

志辭色不變。臂既燒盡。下棚七日而卒。

大志用心。本欲以要君希非常之報也。如其不然。則自焚於深山窮谷。人所不到之處。天地鬼神。其必知之矣。何必詣闕上表。取可否之決於人主邪。煬帝雖荒淫不道。而所以處大志者。乃為當也。夫明欲廢佛法。豈為一愚夫燒臂而復興。人主恩及舍靈。豈為一愚夫燒臂而能報。正使赴湯蹈火。決背刎首者。千百為群。適足以減遊食亂倫之輩耳。何足恤哉。然其徒終不為此也。蓋先使三憲一二人嘗試國家。若死而無効。則亦已矣。要當深察其情。勿為所惑耳。

釋淨靄觀地獄圖。變顧曰。異哉。審業理之必然。誰有免於

斯酷者。周武毀法。靄聞而嘆曰。朱紫雜揉。狂哲交侵。何使五衆流離。四民倒惑。哉。見此淪胥。寧分菹醢於盜跖耳。徑詣闕上表理訴。帝不聽從。靄知大法必滅。不勝其虐。乃入終南山。跏坐盤石。留一布衣。自割身肉段段。布於石上。司腸掛於松枝。五臟都在外見。餘筋肉手足頭面剖析都盡。並惟骨現。以刀割心。捧之而卒。

四民士農工商也。士安於仁義。農安於畊桑。工安於器械。商安於負販。自堯舜至於三代。世以大治。生於其時者。未嘗倒惑已。及佛教入中國。衣冠儒士蔽於死生。農工商賈劫於因果。於是人倫背謬。天理淪胥。而顛倒迷惑者。滔滔皆是矣。周武慨然毀

除佛教所以解倒而除惑功孰大焉。淨靄執迷不返。疾在膏肓。狠極發狂。披殘其體。所謂匹夫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何足稱哉。中國有道者之言曰。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以此語格淨靄之所為。其中否判矣。

釋僧藏炎暑脫衣入草莽間。從蚊蚋蝨啮齧。血流汗洽。未嘗少睡。預知報盡。合掌而終。

奸人為奇行。有為人所知者。名利隨之。奇行之有效也。有不為人知者。暗昧而死。奇行之無效也。若僧藏等所為。竟喪其軀。其無效者乎。人之生。父母為最重。君臣次之。兄弟次之。夫婦次之。宗族親疏又次之。州閭鄉鄙又次之。四海九州又次之。禽獸草

木又次之。僧藏等以餒飼蚊蚋。為莫大之功。猶人以溺為醍醐。以矢為香飲。有此理哉。

釋定蘭父母亡沒。每遇諱辰。悲哭咽絕。無以資薦。輒裸露入青城山。縱蚊蟲啖。且云捨內財也。用答劬勞。後乃煉臂截耳。剜目。餒飼鳥獸。後有異人擊珠納空背中。瞻矚如故。告曰。南天王還師眼珠矣。常曰。善戒經中名為無上施。吾願勤行。速要上果。焚賻而絕。

定蘭於父母之存。則棄之出家。不奉甘旨。不請衽席。不承志意。不待疾病。凡父母所以望其子者。定蘭皆不為也。而遇忌日。則委身蚊蚋。復又自真以飼鳥獸。謂之報恩。是以父母為蚊蚋鳥

獸而報之乎。不然蚊蚋鳥獸食之有飽而於既亡之父母何預焉。先生之道送終追遠奉承祭祀以時思之脩身慎行不敢傷父母之遺體恐辱先也。至於將死而啓手足全而歸之方知免於為子之責其道如此。彼定蘭者既從佛教又念親恩且其顛倒如此也。目既剜出則無再生之理珠生於蚌非目類也。其大者雖有夜光照乘之明而置之空眶則血氣精魄無由相附安能從心而視乎。不然則是剜目之時徒傷而不出他日瘡愈復能見物因假此為神以惑眾耳。

釋道盲常持一鉢得殘羨之食雖色惡臭變收貯自食人之所為飲食者為養生也身者神明之所舍也故古之聖人

色惡則不食臭惡則不食不時則不食非以窮口腹之欲也所以養生事身之道當如此也。犬豕食矢溺故不嫌於穢惡人固與犬豕異矣道盲之意謂之何哉將以此生甘食殘惡而冀來生之天厨美饌乎計出於是是謂利心也夫以犬豕自為萌利心而學道其去道不知其幾千萬里也。

釋惠通因覽西方靈瑞傳願生彼土常不背西而坐有招手石者峻峙甚險通登之投身願速生淨土奮軀而墜若有人扶接再投於岩下微有少傷眾僧以為豺狼所啖因見之與歸。

志通不背西而坐者謂西方佛國也祈生淨土乃自投嵯石之

下是淨土在崑石下而不在西方邪再投而不死乃命未絕耳然志通有此誠心則淨土當有接引之者何為拒而不受使彼不死覩顏而歸無乃淨土之人亦惡其愚惑無知之甚邪蜀道棧閣歲有人墮者其下多大木藤蘿往往絀留因得不死志通投身之時亦必相擇無害之所豈苟然哉

釋紹岩嘗投身曹娥江用飼魚腹會有漁者拯之云有神人扶足求溺不可衣敷水面而驚濤迅激岩如坐寶臺然魚生於水猶獸生於山各遂其生初不乏食紹岩何若欲投身飼之此必與漁人為密故出奇行將以求奸利耳當時若無漁者拯之則掛骨於蛟鼉之口久矣漁者初以方舟拯救脫其危

難紹岩便云神人扶足如坐寶臺其敢於欺人乃如此

釋曇穎患癬不除常供養觀音像禮拜見一蛇從像後緣壁上屋一鼠從屋脫地涎唾沐身狀如已死穎即刮涎唾以傅癬信宿之間瘡痕頓盡方悟蛇鼠是祈請所至

經云觀音能救罪人於垂死刀為三段桎梏自脫濟苦扶危無所不至彼曇穎瘡癬亦末事耳少施神力便可脫然去體何至變現於腥蛇腐鼠涎沫之間然後顯其靈祐乎此曇穎用藥有瘳而其人庸愚不能談說希奇之報願乃取證於蛇鼠吁無智不才可憫之甚矣

釋曇宗為後周孝武得導行菩薩五法帝咲謂曰朕有何

罪而懺悔。宗曰：虞舜至聖，猶云予違爾弼。湯武亦云：萬方有罪，在予一人。陛下寧得獨異。

釋氏之桀黠者，則必涉獵書史，取其與佛說近似之言，以主張其道。世主不學，往往遭其幻惑。雖有美意良法，為所傾變者多矣。聖人之道，責已而不責人。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已。是以置諫臣，求直士，樂聞諦議，不罪毀讟。知過必改，見善必從。凡以成已之德也。虞舜湯武之言，其用心如此。佛則不然，曰：天上地下，惟我獨尊。議之者，即指為口業。地獄拔苦，所以報之。其自處若是其大也。豈更有過哉。其教人，則以懺悔為道。雖有弑君弑父之罪，苟能對佛懺悔，其罪即免。嗚呼！率天下而為偽，有甚於此。

乎。殺人者死，傷人者刑，五刑之屬。至於三千之衆，而為奸者，猶不畏也。今乃教之以懺悔之空言，免身履之實事，非偽而何。設有人今日以醉而獲罪，則對佛哀祈，皈命曰：自今而後不飲酒矣。明日以奸而獲罪，又對佛懇禱，投誠曰：自今而後不犯奸矣。凡其所為，隨即懺悔。懺悔又無限隔，過犯無有已時。幸而沒身免於王法，則又集僧為之誦經諷咒，大作佛事。懺悔消除，舉天下不究其實，而為其名以相欺。蓋其術固庸愚之所安，而作過者之所便。是以爛熳而莫禦也。周武苟如此，則如曇宗所言，豈不有以處之乎。

釋曇光五經筭數，無不貫解。年將三十，喟然嘆曰：吾所習

皆俗事佛法深理未染一毫乃聽諸經論回心習唱製造
懺文道俗傾仰

五經皆聖人垂教萬世精粗本末天人物我無不該貫凡釋人
讀之但謂方內治世之粗跡耳辟猶飲海一勺豈知溟渤之量
哉曇光既於五經無不貫解乃曰彼皆俗事是未嘗知五經之
彷彿也既欲尋佛法深理乃為講論誦說習聲音演唱以取悅
於人是未嘗知佛法之毫芒也夫馬之才上不足以致千里則
下必可以駕鼓車如其不然而但能嘶鳴奮迅則天下之棄物
也何所用哉

平縣釋道安天和四年三月勅召有德衆僧名儒道士文武百

官二千餘人量校三教之優劣欲事廢立安乃著本二教
論有客問曰優柔弘潤於物必濟曰儒用之不匱於物必
濟通曰道老嗟身患孔歎逝川固欲後外以致存生

內而知物化何異釋典厭身無常之說哉主人曰救形之教教
為外濟神之教教稱為內釋教為內儒教為外教惟有
曰京二寧得有三

客與主人問荅之言皆出道安之手道安所見褻淺若是哉儒
之為名學者之通號耳非為稱名為儒即是賢也故孔子謂子
夏曰汝為君子儒無為小人儒不知道安所謂優柔弘潤於物
必濟之儒何所本乎稽之書傳無此言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

斯不舍晝夜。盖言存神過化。闔闢萬古。變而常存之道如此。何嘗有厭身之嘆哉。道安所以知孔子未矣。釋教爲內。而釋徒自處。則曰方外之人。儒教爲外。而鄙薄儒者。則曰方內之士。吾未知道安所以區別內外之限者。如何也。今以地言之。天子所居曰京師。千里曰王畿。推而廣之。至於要荒。則京師爲內。而要荒爲外矣。人之所居曰奧阼。然後有堂。有庭。有門。有垣。則奧阼爲內。而垣爲外矣。名者實之賓也。有此實。然後有此名。無其實。則名何從生。不知道安所謂內外者。何以限之。吾恨不聞其說也。墳典之教。丘索之文。治國之謀。修身之術。九流總合。盡屬儒宗。佛教者。窮理盡性。出世入真。理妙域中。非名號所及。

化檀繫表。非情智所尋。理無不周。事無不盡。復儒道于家。農墨百氏。取舍驅馳。未及其度者也。

佛氏以理爲障。安得稱其窮理。父子君臣。理之不可易也。而佛氏以爲幻妄。是於理未嘗窮也。理既不窮。而曰盡性者。猶人未嘗食稻而曰飽。未嘗衣帛而曰暖。吾不信也。世無可出之道。佛氏有出世之說。猶人閉目不見鼻。曰無有鼻也。而鼻自存耳。既曰出世。則當超乎覆載之外。而不免於戴皇天。履后土。冬裘而夏葛。渴飲而飢食。是言爲出世。而食未嘗出也。理無不周。而於忠孝之理。則不周。事無不盡。而於臣子之事。則不盡。大抵爲美言。誇竒行。竊取儒書之近似者。以文其說。惑者不致從而信之。

以予觀之。儒佛之異。宜如水炭薰蕕。必無相合之理。此是則彼非。彼非則此是。精義無二。至當歸一。苟以圓融和會。謂之大同者。猶盜人之物。而曰可以通財。以己之妻與人。而曰可以通好。理之所決。不可行者也。

釋氏之書。為說宏大。誘人之路多。學士大夫驟欲窮之。其說未窮。先已化為釋氏矣。彼僧者。朝於是。夕於是。凡所以善道而迷。

釋氏之書。為說宏大。誘人之路多。學士大夫驟欲窮之。其說未窮。先已化為釋氏矣。彼僧者。朝於是。夕於是。凡所以善道而迷。永遵覺路。長悟迷源。燕煩惱之薪。食涅槃之飯。請事斯語。

釋氏之書。為說宏大。誘人之路多。學士大夫驟欲窮之。其說未窮。先已化為釋氏矣。彼僧者。朝於是。夕於是。凡所以善道而迷。

釋氏之書。為說宏大。誘人之路多。學士大夫驟欲窮之。其說未窮。先已化為釋氏矣。彼僧者。朝於是。夕於是。凡所以善道而迷。

人者。各相傳付。習之已熟。自非見理不惑。未易破其安也。權無二。屈降於復禮。蓋猶魚飢戀釣。掛喉而不能脫耳。

釋惠立見尚醫奉御呂才。造釋因明圖註三卷。非斥諸師。

正義立致書責之云。奉御於俗少聞。遂謂真宗可了。何異。

鼯鼠見釜竈之堪陟。乃言崑丘之非難。蛛蝥覩棘林之易。

羅亦謂扶桑之可綱。才由茲而寢。

射如李廣。然後可以服匈奴。御如王良。然後可以乘泛駕。蓋事各有理。物各有能。不知物之能。則不足以役物。不知事之理。則不足以揆事。如呂才亦有意乎。不信異端小道。嘗著論以排之者矣。惠立所言鄙淺。才不應遽為之改。然其詳則未之攷也。大。

抵儒者之遇異端其未達則推理以窮之其既達則明理而正之必能折其萌芽而摧其枝葉然後言不徒發而於道有補楊墨之言盈天下孟子以無父無君之言折之其禍遂息佛氏之言盈天下列子以天理及自利之言以折之而其禍未息者前乎此有以解經自名而得君其學雜看佛也後乎此有以文辯豪世而得時其學雜乎佛也人之所趨者勢利所悅者華采於是聖人之道欲明而復暗然賴先生之說尚存而不泯也學者可以沂流窮源一洗其害而先韓歐之駕以追蹤於孟子正人心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為聖人之徒不亦善乎

釋神悟世襲儒素忽嬰惡疾遂披緇授具吏部李華侍御

史崔益同謁悟問孔老聖教優劣對曰典籍皆心外法味之者勞而無證華益拱手無以抗敵

華與益讀聖人書不知孔子為如何乃反問優劣於毀鬚髮無人倫之釋子宜其遭詆而不能對也神悟以典籍為心外法是以佛教為心內法也華何不曰心有內外邪為我試言內外之限神悟亦必口吐舌強而罔措一辭矣

釋法聰築室栖心晉安王來部襄雍見所坐繩床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以手按頭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王告境內弊於虎災請求救止聰即入室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與授三皈戒虎來尋止白馬泉有白龜

就聰手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靈泉有五色鯉，亦就手食。云此雌龍也。

古者聖人以草木暢茂，禽獸繁殖而逼人，是以烈山澤而焚之，放龍蛇，驅虎豹，象而遠之，然後人安其生。天下大悅，貴人賤畜，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周室建官，掌山林藪澤之政，爲之厲禁，凡毒蟲妖鳥，能爲人害者，皆有以制之。所以扶立人理，贊天地之化育，豈不廣大哉。今法聰自恃小術，馴伏猛虎，覆載之內，豈特十有七虎而已。晉安王上不能稽先聖膺戎狄，驅猛獸之道，下無羨政，使虎相與渡河而去，乃區區叅決於一僧，求救於邪說，不亦陋乎。所謂三歸者，佛法僧也。今村民逃賦役，就

慵惰者，以二十萬錢，削髮披緇，便稱一寶。若不皈依此等，則是有揀擇之心。去諸佛甚遠。若皈依此等，則無是非之心。與禽獸無異者，正使遇虎，才足以膏其飢吻耳。龍之爲物，能大能小，能飛能潛，能變而不能化，亦鱗蟲之最上者。猶鳥有鳳，獸有麟也。法聰以龜爲龍，是猶以獬豸爲麟，山雞爲鳳也。而可乎。徒以誑惑無知之晉安，豈能逃達理者之明鑑哉。

釋法圓晉開運四載，耶律德光回軍，自鎮州董戎北返時，圓住天皇院，院有八僧，皆誅死。圓身首異處。至莫圓試捫其頸，乃覺如故。頸有痕，如線許大，終身如此。

古語云：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如尚可生續者，是未嘗

死斷也。至於人之咽喉氣所闔關一斷立死。自有天地以來。無可續之理。法圓獨何以免乎。無乃受刃偶輕昏悶就絕。而喉未嘗殊也。不然則忽遽自經。亂於衆屍之間。以誑夷人而脫死也。他日遂以爲神。眩惑於衆耳。倘佛法有靈。二祖慧可傳心得印。乃爲翟仲侃所宮。何不再續其命乎。

釋行滿所居檻外有巨松。上寄生小枝。每遇滿出坐。其寄生必嫋嫋而側。云此樹禮拜滿去則亭亭無動。予遊南岳山。至華嚴寺。有所謂點頭石者。列植一堂之中。寺僧云。昔有高僧說法。石聽之而點頭。予求能聽之耳。與其能點之頭。皆莽然無狀。大抵巨細八九枚。高下三二尺。皆山中頑石耳。

此所謂禮拜樹者。亦點頭石之兄弟邪。

釋惠聞往豫章勸化。獲金數鎰。俄遇賊劫掠。聞以金投水。曰。慮損君子福田。聞到州。金已在院。役使匠人。山路逢虎。聞將杖扣其腦。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結緣。明日虎御野猪。投聞前而去。

惠聞投金於水。必非深江大潭也。遇賊所逼。欲輕身而逃。姑投之幽澗野塘。人所不見之處。已而復使人取送院中。金先至而聞隨之耳。大抵僧人立事。必假托神怪。以動人。不如是則佛法不靈。愚夫不信。雖自號爲傳心得道者。其說因緣爲教化。亦未免。此蓋佛本以是立門戶也。惠聞能化猛虎結緣。自當負土銜

木以助匠事革其凶暴皈佛慈悲乃復殺一野猪汗浼淨役彼
野猪者不知何罪不蒙功德反見噬齧因聞一言枉害其命此
皆理之不安而事之不當者也仁贊記之於意云何

釋惟恭多狎非益之友然勤誦金剛般若酒徒博侶交集
門庭後遇疾且死同寺有靈巍者其跡相類偶出寺一里
許逢六七人少年衣服鮮潔各執樂器問曰惟恭上人何
在巍指其處及晚回寺聞恭已卒所見者乃天樂耳蓋承
經力也

佛立戒具條目甚多以訓其徒猶不足以革非心遠辜罪今仁
贊載惟恭靈巍之事何其叛佛之甚邪夫既與酒侶博徒相與
狎褻則無所不至矣若但能勤誦金剛般若乃復無罪而死天
樂迎之則僧徒何憚不為酒侶博徒乎此蓋靈巍設為奇說以
文惟恭之死而固其徒鄙之志必有好事在其中假神恠以祈
不敗耳仁贊又從而祿之其意亦可知也金剛般若乃為醉酒
作奸保障之具乎

釋法照入逆旅避雨過中乞食不得乃買彘肉啖之客皆
詬罵有欲毆者照殊不荅至夜誦金剛經無燭一室盡光
客見者皆來禮拜謝過施衣物踞坐若無所覩

法照既有神光照室豈無神力禦雨乎既能蔑視服物何為不
捨彘肉乎此奸僧也對人茹葷其本情也夜坐有光其幻術也

客來施物。隨其計中也。照藐視之。佯爲廉潔也。物至傲然若無所覩而未嘗辭。客去則必卷而懷之矣。乃真盜也。

釋元珪曰。若能無心於萬物。則欲不爲淫。福淫禍善。不爲盜。濫誤混疑。不爲殺。先後違天。不爲妄。昏荒顛倒。不爲醉。無心則無戒。無戒則無佛。無衆生。無汝及無我。無我無汝孰能戒哉。

世之禪師。所謂機辨橫說。豎說。逆行順行者。皆如此。吾今折之曰。人未有無心者也。自古大聖人垂世立教。曰養心。曰宅心。曰存心。曰洗心。不言無心也。心不可無。無則死矣。聖人之心。若鑑。不勞思慮。不用計度。而盡天地之理者。亦曰如鑑之明而已。不

言無鑑也。有所欲必淫。聖人所欲不踰矩。是以無淫。福淫禍善。必盜。聖人福善禍淫。是以無盜。濫誤混疑必殺。聖人四罪而天下咸服。是以無殺。先後違天必妄。聖人憲天聰明。是以無妄。昏荒顛倒必醉。聖人不爲酒困。是以無醉。聖人之心。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自己及人。自人及物。各止於其所。而天下之理定矣。元珪所言。失之毫釐。差之千里者也。今有欲其所不可欲。以淫人爲是。以善人爲非。觸情殘害。逆天之理。放意於酒。沉酣日富。而曰我未嘗有心也。適然如此耳。而可乎。蓋佛氏以心跡爲兩途。凡其犯理悖義。一切過失。必自文曰。此粗迹。非至道也。譬如有人終日涉泥塗。歷險阻。而謂人曰。吾足自行耳。吾心

未嘗行也。則可信邪。

僧一行有王嫗。行隣里之老嫗也。昔嘗贍行之貧。及行之顯。遇嫗。一日拜謁云。兒子殺人。即就誅矣。乞師奏減。以供殘齡。泣涕者數四。行曰。國家刑憲。豈有論請而得免邪。命侍僧給與若干錢物。任去別圖。嫗戟手。嫚罵曰。我居鄰。周給襁乳。令長成。忘此惠邪。行終夕不樂。於是運筭畢。召淨人戒之曰。汝曹挈布囊於某方。間淨地。午時坐伺。得生類。投囊促歸。明日果有猥彘。引豚七。淨人分取之。猥即走得。豚而歸。行備巨甕。逐一入之。以泥封口。誦胡語數契而止。投明中官詔入。問曰。司天監奏。昨夜北斗七星全不見。對

曰。帝居不見。天大儆陛下。可脩德以退之。莫若大赦。玄宗依其奏。夜占北斗一星見。七夜復初。其術不可測也。

一行言國家刑憲。不可以論請而得免。此言是矣。欲報鄰嫗之恩。而自給之錢物。此事當矣。終為鄰嫗怨詈。意不自安。遂用左道。誤人主而行妄赦。則過之最大者也。殺人者死。自古定法。嫗子無貸之理。曲法貸之。則被殺者。豈不冤乎。為免此一人。而用赦。使天下罪人皆以幸免。豈不濫乎。佛之教慈悲。而不知仁。斷制而不知義。故其舉事。似是非。而非不可不辨也。星象麗乎天。豈一行所能黜落。其布筭因豚。蓋幻咒之術。能興氛氣。暫時掩其光曜耳。玄宗多欲之昏君也。是以一行得入其術。使明哲在上。

守正而惡邪。一行其可爲此乎。設或爲之。殆將如新垣平之詐。漢文候日再中。終必伏棄市之法矣。

釋僧伽。葱嶺北國人。遊方至西涼府。中宗景龍二年。詔入內道場。四年坐亡。帝問萬回曰。僧伽何人也。對曰。觀音之化身。伽之寂滅。多歷年所。嘗見形往漢南。市漆器。又於洪井。化易材木。又於燕市。求檀鬪。長慶二年。塔寺皆焚。惟伽遺形無損。咸通中。龐勳兵圍州。伽於塔頂現形。外寇皆潰。周世宗有事於江南。伽寄夢於州民。言不宜輕敵。州牧未之信。家家同告之。遂降全一城。生民之信。家家同告之。遂降全一城。生民

僧伽既已坐化。又復見形。世人信之。江淮尤甚。作塔於泗上。屢

經焚蕩。俄而復新。韓退之所謂火燒水轉。埽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是也。僧伽如有神力。何不護持寺塔。常存而不壞。免使人費耗財力。再三經營。何必爲此紛紛也。其見形市漆器。化材木。求檀鬪。此廣大心。欲爲衆生乎。其亦私心自爲。供養與僧受用而已乎。僧人及愚俗。每言僧伽之靈跡。如仁贊所舉。特其一二耳。吾所不見也。以吾所親見而證之。金賊寇中原。所過無不殘滅。如泗州之大聖。如襄陽之大悲。如香山之觀音。如公安之二聖。皆經焚毀。闐無遺跡。何不於此時。少現神通。以救百姓之命。而止夷狄之殺乎。僧人則曰。衆生業力深重。不能招感諸佛菩薩。是以靈跡韜秘。予曰。方太平無事之時。諸佛菩薩示神通。出

光景享受供養不可爲筭及兵亂之際則曰衆生共業不可救也悲願於此不悲洪誓於此不洪聖力於此不聖矣則何足貴哉然世人愚者終不可解又於其廢址而興葺焉僧人又語之曰有緣則佛見好善者宿植也是以甘心而不悔必有明君賢相推息邪距詖之方庶乎其少止矣

釋明瓚於衡岳間居李泌隱南岳泌察瓚所爲曰非常人來國也中夜往謁焉望席門自贊而拜瓚大詬仰空唾曰是賊也李公愈加敬惟拜而已瓚正撥牛糞火出芋啗之良久乃曰可席以坐取所啗芋之半以授焉李跪捧盡食而謝謂瓚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李拜而退

李鄴侯高才多智唐之名臣方未仕時辭萬乘之友隱居南岳紫蓋峰者凡十年隱居之傍有一僧岩居曰明瓚相去甚邇鄴侯未嘗與之來往此見於傳記乃事之實不知仁贊何爲有此說乎使鄴侯欲見瓚白日不往中夜而後行素非師尊望門而便拜中下之人猶不爲此孰謂鄴侯而爲之明瓚其果有道之士與鄴侯鄰居之日久亦豈不知其賢否也一見詬唾此何禮哉以鄴侯氣凌宇宙才幹四海嘗辭宰相而不爲及得山僧煨芋之餘乃跪捧而食事理之必無者也十年宰相人世人常事使鄴侯天命不當作瓚豈能與之使其固有瓚但能知之耳何足爲鄴侯之損益哉大抵僧人多取世間有名之士一言半語

增重其事。抑彼揚已。人人同轍。家君崇寧中宦游湖南。偶與一僧唱酬絕句詩。尋即忘之矣。後三十年再至湖南。乃見其僧有鏤板語錄。載此詩者。題其目曰。某人請益。乃知此曹扳附名勢。其心深切。必借重於公卿大夫。然後足以籠惑愚俗。過庭之訓。曰。侯師正有言。君子當守先王之道。譬立萬仞異端邪說。勿掛於口。庶幾不為所誘矣。此言是也。汝等其識之。予敢不奉以周旋乎。

釋普曠夜宿寒林。人有索其首者。曠引刀自刎。乞者止之。又從索耳。便則而惠之。普曠必夜為奸盜而覺。被逐投林。其人不欲殺之。則其耳而去。

他日造為此說。因以誑人而自異耳。不然無故而乞人之頭與。無故而刎頭與。人有何義理乎。以其遇禍於夜。且在林中。可知其為奸盜無疑也。

釋智舜有獵者逐雉飛入舜房。苦苦勸勉。終不肯止。遂將雉去。情既不忍。割耳遺之。

不忍之心。仁之端也。此吾聖人教人入道之門也。然天下之人。物眾矣。自父母推之。秩其親疏。而至於飛雉。不知其相去幾等也。智舜不忍飛雉之見獲。而忍於父母之見棄。何哉。佛氏不明天理。以我與人。以人與物。以父母與禽獸。無有差別。故其行事迷謬。無一中理者。直須屏絕。勿使能殖。則人道立矣。

釋普圓夜有惡人從圓乞頭將斬與之又不肯取又復乞
 眼剗而施之又從索手遂以繩繫著樹齊肘斬而與之因
 而卒
 釋氏之言曰此寃債也以予觀之犯奸作盜為入所得迫之使
 自殺普圓無路以免也故寧忍痛楚剗自斷手以丐厥頭庶幾
 於復生不自意其遂死也

釋普安嘗於村社見人宰猪安往問贖社人弗許安則引
 刀自割胙肉曰此彼肉耳猪食糞穢爾尚噉之况人食米
 理足貴也社人遂免猪豕以其既歸於社豕豕林中四
 四海之大生人之眾其所膏宰犬豕牛羊羽毛鱗介一日之間

不知其幾千萬也佛說禍福五千餘卷而不能救傳燈得道一
 千七百餘人而不能救普安乃以胙間少肉欲博易群生之命
 其志不忍其行甚難然苟能免一猪耳他猪獨奈何哉使其可
 為往古聖賢行之已久不待普安而後知之也

釋明達嘗行汶上有狇作人語曰願上聖救我達解衣贖
 而放之

鳥之能言惟鸚鵡然不離飛鳥獸之能言惟猩猩然不離走獸
 未聞狇而能言也攷歷代史凡有不能言之物而言必有凶灾
 變異物之妖也今狇能言其妖甚矣明達解衣贖之可以苟免
 其死必不能畜養終其身既而放之則又為他人所殺矣昔有

蕭欲仁者好佛日自携百金坐于門有魚蝦鶉雀之屬則買而放之市人利其買也至者漸衆蕭已有厭倦之意深居而簡出一日偶出見市子母麀者欲仁惻然以千金贖之縱於所居之後山湏之復有籠麀而至者乃其所縱也欲仁自是閉戶不復贖生蓋錢物有限物生無窮區區匹士之力豈能徧及萬類之衆哉故非人可共由行之而有弊則不謂之道道者天下所共由萬世而無弊者也此儒釋之辨也

釋僧鏡至孝母亡身自負土種植松柏廬于墓所泣血三年服畢出家

事親之道自一飲一食冬溫夏清推而行之至通于神明光于

四海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其道大矣惟帝舜然後盡此道後世若曾子以孝顯而孟子稱其可而已言其難能也今僧鏡孝愛其親負土成墳手藝宰木廬于墓所泣血三年亦彷彿於古人之行矣然服喪既畢則委而去之報親之心以三年為斷豈所謂昊天罔極也罔極云者言天理無盡也天理無盡故此心無止有止者以理為障也惜其時無以虞舜曾子之德告之以成其美質者聖人既遠道術不明於天下英才間稟無所師範惑於異端邪說淪於夷狄禽獸而不自知如僧鏡者衆矣可不深嗟而重嘆哉

釋道紀每出以經書塔像為一頭老母婦帚為一頭躬自

荷擔有塔斯婦每語人曰親供母者其福與登地菩薩齊也其孝性淳深因以勵俗從者衆矣

人之所以事父母者非為利也乃天理自然不可解於心也道紀親供其母疑於淳孝而其心在於福報是為利而已也借使無福報則將棄其母乎古之聖人事親如事天以親之尊無與為比也今乃與掃帚為伍不亦賤其母之甚邪

釋道安常攜其母旦出親手為煮粥然後上講雖左右供侍不許助已曰母能生養我非我不名供養

釋氏之稱孝者未嘗施於其父如惠斌之父鑿井樹碑以寫其哀怨而惠賦不回法顯之父既沒其叔父勸之歸家而法顯不

動至於事母愛戀者十人而九父母猶天地日月陰陽也有地而無天有月而無日有陰而無陽則覆載照臨寒暑化育之功息矣尚能生物哉夫惟夷狄禽獸則知有母而不知有父墨氏愛無差等略與佛同孟子所以闢之者恐天下後世之人淪於夷狄禽獸而不自知焉耳

辛七師及鍾茶慕陟岵之痛深毀瘠過禮

聖人之禮有情有文有制有度載之經典皆可攷也僧人出家削髮而胡服以中國先王之法為世間粗跡一切掃除之不知其所謂過禮者過何禮也仁義禮樂之名非佛所道佛安得有禮哉辛七師如以先王之禮為禮則不當髡首披緇棄人倫而

從異教也。名實之際，豈可假借以相亂哉。

釋道丕其母許氏，常持觀音普門品，因妊焉。僖宗駕遷洛京，長安焚蕩，遂負其母入華山岩穴。時穀麥湧貴，丕巡村乞食，惟供其母，自專胎息。

道丕既孝養其母，則當知事親之道，乃毀其膚髮，則非繼嗣也。巡村乞食，則非廉耻也。以求丐不義之物，而養其親，雖席前方丈，年壽千百，君子羞焉。道丕良心不忘，而為異學所蔽，雖以善為之，而不知陷於不義，深可惜也。夫事有是非，不可混亂。佛之教本使人割離恩愛，以趨空寂。今道丕等奉母之心，至於皆負而不捨胎息而不食，深入岩穴以避兵亂者，皆為母之念，則是

恩愛牽纏，非佛教也。而仁贊稱類，徧取果何意哉。以養親為是邪，則不必出家，以恩愛為非邪，則不當負母。良心未亡者，於此必有所處矣。

釋僧盛特精外典，為群儒所憚。故學館諸生常以盛公相

僧盛讀儒書，詰難學者，以尊其道。而儒生未嘗就佛書辨正。佛者以質其非，此何理也。聖人之道不可躡等。釋氏之教一超直入，故儒生以吾聖人為迂，以彼釋氏為徑。今以登十三級浮屠明之，不可躡等者，猶自寂下用足歷級升而上也。一超直入者，猶自平地不用足歷忽飛而至也。此實而彼虛，實難而虛易，故

學士大夫樂於無稽超勝之說。以爲孔子所不到。孟子所不知。而實無所得。使世習日以淪胥。莫可救也。唐時朱泚作亂。太學六館之士。將從之。何蕃正色一言。遂救止諸生。著於君臣之義。不爲亂賊。彼爲盛公所脇者。豈不愧於何蕃之廝役哉。

釋曇迁。隋開皇七年。下詔勞問。迁既爲帝王揖敬。或謂滯於榮寵者。乃著無是非論。以示之。

曇迁所著無是非論。雖不可見。而其立名已失矣。事有是非。猶松直棘曲。鷺白烏黑。雖創物之智。不能改也。聖人之教。因人本有是非之心。而教之。使是其所當是。非其所當非。是非不亂。則天下之事定矣。曇迁學佛。則當遺物離世。投身於岩穴之間。使

世欲聞其聲。且不可得。况見其面乎。今乃借用佛法。付於國王之言。諂諛人主。耽彼榮利。何也。若以事君爲是。則不臣爲非。若以徇俗爲非。則出家爲是。是非之分。豈可亂哉。曇迁心疑。又增滯寵之議。慨然著論。祇益贅疣耳。將以是爲非。何異指中尊爲外道。將以非爲是。何異稱外道爲中尊。將是非之泯然。何異中尊外道莫較賢否。僧人誠以此思之。則是非之心自見。苟見此心。必從是而違非矣。

文帝出舍利。與迁交手數之。雖各專意。前後不能定數。帝問其由。迁曰。如來法身。過來數量。今此舍利。卽法身遺質。以事量之。誠恐徒設。帝方悟。

物無不可數者。既有形可見，有名可道，則數與之俱生。故覆載雖大，萬生雖衆，未有無數之物。舍利子何能獨以有形有名而超乎數哉。然則隋文不能得其數，何也。遭曇遷之幻也。隋文欲稽其實，何不詢訪正人，乃獨與曇遷口手對辯，宜其遭幻而罔覺也。稽之史冊，不載此事。往往僧人夸誕附會言之。今姑質其言，則誕妄立判矣。曇遷曰：如來法身過於數量，今此舍利法身之遺質也。夫如來法身，未免七十八年而死，則其遺質安能千餘歲而存與。其化舍利而常存，曷若留法身而不死乎。惑者嘗試以是推之。

時有像放光，帝問遷曰：宮中尊像光何不現。遷曰：但有佛

像皆放光明，感機既別，有見不見。帝曰：朕何不遇。答曰：世有三尊，各有光明，其用異也。佛爲世尊，道爲天尊，帝爲至尊。尊有常政，不可並治。佛道弘教，開示來業，故放神光，除其罪障。陛下光明充于四海，律令法戒，禁止罪源，卽大光也。帝悅。

曇遷以老子擬佛，則守道不專。以世主同佛，則從諛已甚。若曰佛爲世尊，統攝三界，則無天尊矣。若曰佛絕人倫，共趨空寂，則無至尊矣。尊有常致，不可並治。則人主南面，旣以稱尊，土木形容便當毀棄。其言反覆，莫可據依。文帝惑而悅之，特以其諂耳。熙寧中，明道先生守官京兆，于時南山石佛頂出光景，公卿大

夫無不傾動。明道呼寺僧戒之曰：我有官守，不能往也。遇光景時速來報，我當亟遣人取其首，就觀之耳。自是光遂滅，人亦不疑，可為萬世息邪說之法也。

釋安惠晉永嘉中，天下疫病，則晝夜祈誠，願神降藥以愈萬民。一日出見兩石，形如瓮，疑而視之，果有神水在內。病者服食而皆愈。以黃絹寫大品經，汝南周仲智獲一本，為火焚宅，倉卒不暇取，經火息於灰中得之，一無虧損。

自神農嘗百藥，黃帝岐伯對問，伊尹為湯劑，相傳數千年而後，藥之用大備，濟世之功博矣。其或陰陽謬戾，天災流行，疾疫死喪者衆，蓋人事天命之不齊也。豈有虛空中忽然化出兩瓮神

水之理哉。此蓋以藥物置水中，飲人假託神降以取利耳。自兵火已來，天下寺宇鮮不焚毀，而况於藏乎。予庚戌年在處州，值兵火之亂，有天寧寺僧於瓦礫中得經燼數塊，蓋梵夾積疊藏中，不為風所飄揚，偶有堅凝者，觸之則隨手簌簌然。僧曰：此有舍利，不可觸也。予欲唾其面，又恐而不發。夫人火之中，豈有不化之物。經若神聖，則何如勿燒。既燒之後，又以為有舍利，其敢於面謾略無愧怍，乃如此。今凡黃絹大品，則亦偶免於火者耳。若曰舍宇百物焦灼皆盡，而黃絹大品獨存，萬無此理也。欲驗其言者，取一經冊焚之，則立見虛實矣。

釋道豐齊高祖曾命酒并蒸豚，令食之。豐略無辭讓，極意

飽食帝大咲駕去謂弟子曰除卻床頭物發床見向蒸豚猶在全不似噉嚼者

僧人不飲酒不食肉其師之戒然也若以為是常守而不犯安得以帝王之命而變之若以為非當變而不守不待帝王之命而後食也道豐於此何處焉蒸豚猶在而酒不存此又何理也聞有猪頭和尚者以善食猪頭得名人皆疑之其徒為之說曰渠每食時有無數餓鬼立於其後渠未嘗食乃以飼鬼耳人不見鬼故但見渠食之也予曰餓鬼不可見無乃髡然陷內者其是歟床頭取蒸豚殆亦幻術之相迷易者其實已入道豐之腹矣

安世高者安悉王之冢子捨位出家一日與同學辭决曰我當往廣州畢宿世之對行果值一少年唾手拔刃高遂伸頸受之大凡僧家出言舉事必為因果之說世高若不出家為王家子而嗣其位少年安得而殺之此必為僧之後與少年者有仇怨知少年之來禍不能免則曰我有宿債當償也其仇怨之事則不載矣夫為王之冢子將嗣其位以保其國家而安其民人其功德大矣乃惑於邪說亂倫而去終死於讎人之刃是為知道也乎

法祖晉惠之末志思潛遯會張輔為秦州刺史祖與之俱

行輔以祖德顯著衆望所歸欲令反服爲已僚佐祖志不
移忽忤輔意輔收之加戮衆咸恠惋祖曰我來畢對此宿
命久結非今事也

學佛者有不善未嘗反躬自責其或遇禍則以冤對處之此心
之大害也夫知人不明過而不改而至於殺身誰之罪歟有薪
然後火傳之有坎然後水入之有怨怒忿恨而後人加之加之
者在人召之者在我不以自反而推之於前世是以甘心於橫
逆而不悔愚莫大焉張輔可依則從不可則違當定於未行之
先乃輕用其身與之俱行豈非知入不明歟况輔欲使之反服
美意也祖乃守愚執迷拒而不應豈非過而不改歟積此二事

見殺爲宜何宿命之言哉

釋鴻休常言宿債須償償盡則何憂何思物我俱逍遙矣
及廣明之際巢寇充斥休出寺脫衲衣於松下盤石之上
言曰誓不汗清淨之地安然引頸行刀

鴻休惑於宿債之言而不究其實若自知有宿債心欲速償者
何不指名其人徑往就死而貪生惜景坐以遲之邪君子樂天
知命未嘗憂也自反而縮未嘗慙也我自我人自人物自物各
止其所未嘗不逍遙也何待償債哉黃巢之亂殺人半天下鴻
休逃死不獲刀已及頸雖欲避之可乎其所以脫衣發誓願者
意亦望巢憐之故爲此態耳

釋守賢告衆曰。吾有債願未酬。心終不了。明日操斧入南山。投身飼虎。

佛氏所謂了心。異乎聖人所謂盡心也。舉心之所有者。皆歸之空了心也。舉心之所包者。各臻其理。盡心也。了心之弊。至於一身亦不欲存也。若非自絕於人倫之類。則剝剔焚灼。餵飼餓虎。無所不至。要皆空而後已。空虛寂滅。莫適於用。道之棄也。此亦猶介褊小之極。其智不足以盡萬物之變。其才不足以周萬事之務。願視一已無可奈何於天地之間。遂謂人理皆可以如此。而終於不可言不可行。彼草木飛走之類。莫之天闕。猶能盡其天年。可以人不如草木飛走乎。

釋法琳每誦無量壽佛。輒見一沙門形甚殊大。常在琳前。疾不愈。注念西方。見諸賢聖皆集。合掌而卒。

法琳所以誦無量壽佛者。為生乎。為死乎。如為生。則不免於死。大沙門不能救。非壽也。如為死。則人之死也。氣盡而散矣。雖千萬年。無再生之理。其壽固自然。無量不必祈也。疾革之時。注念西方。見聖賢皆集。與人同見乎。惟復獨見乎。僧曰。見者有緣。不見者無緣。夫佛以化人為心。見者尚不化。不見者信心何從而生也。曷若使衆人同見。皆發善念。何苦獨與死者為乎。

釋懷感信念佛往生。暨三載。忽感靈異。見金色玉毫。便證念佛三昧。臨終感佛來迎。面西而往。

人心有所著者不能忘之於心存想既極則恍惚微茫之中真若有所見者漢武帝見玉夫人唐明皇見李老君皆此類耳懷感專切用志不分故隨其所欲而見焉其實則寂無一物乃妄見也故君子養心貴於得正正則無此矣

釋少康乞食得錢誘掖小兒能念阿彌陀佛一聲即付錢一文每遇齋日集所化三千許人登坐令男女望康面即高聲唱阿彌陀佛佛從口出連誦十聲十佛若連珠狀從其吻角而出告曰汝見佛身即得往生

此幻術也誘人男女至於三千人其奸惡甚矣其源出於金剛智其流至於爲賊術不可不慎也元豐中陳州有蔡仙姑者能

化現丈六金身一時王公無不誠信供施山積其門如市男女嘈雜以得見爲幸戶外常設淨水兩甕至者必令洗濯凡眼而後得入有縣尉廖其姓者心獨疑之一日率其部曲數人約洗一目既入以洗目視之寶蓮臺上金佛巍然也以不洗目視之大竹籃中一老嫗箕踞而坐耳乃叱其下進擒之歸于有司奸狀盡敗當時以廖尉爲神明前所誠信者莫不內愧無地以寄顏也如少康口吻佛出若遇如廖公者其能不敗乎是故君子於天下之事耻一物之不知無所不知則於理廓然如向大明以觀萬像雖或可欺以其方而決不可罔以非其道矣

釋懷王每日念阿彌陀五萬口俄見西方瑞相白毫光聖

衆滿空。玉云若聞異香。我報當盡。因說偈。香氣盈空見彌陀。佛觀音勢至。身紫金色。玉含咲而終。

凡僧人所謂見聖衆者。不知形邪。氣邪。若非形氣。必無可見之理。有形氣。然後有光相。有顏色。則必有衣袂乘馭之物。飛乎。走乎。不飛不走。凝然不動乎。皆未可喻也。若曰聖神靈化。非形氣之所拘。則白毫光紫金色。何所憑而著哉。不然則是廓然太空。了無一物。而懷玉想心。妄見指點形似。猶人書空而談夢者邪。釋惠布卒。地爲之震七日。屍遷山林。其地又震。星隕地震。日月薄蝕。山崩川竭。天地之變也。豈爲一胡僧之死能致之乎。苟以地震爲惠布而發。有如太陽虧傷。普天同之。當

其日豈無死者。亦可曰日爲之食乎。一日之間。天地之內。或生或死。豈知其數。地震之廣。有方千里。連日未息者。惠布適當之。仁贊乃以爲應。其誣罔亦大甚矣。

河羅竭至洛。上婁至山。石室中坐禪。室去水遠。時人欲爲開澗。竭曰不假相勞。乃自起以左脚踏室西辟。壁陷沒指。拔足水出。坐化闍維累日。而屍猶坐火中。永不灰燼。

水在地中。無所往而不可。河有移徙。井有溢枯。皆無足恠。羅竭所居。無泉而忽有之者。水脉昔時未通。今時通也。時人不知。而羅竭久居。固已知之。因水之通。則謬爲蹶壁之說。以夸靈異。紿愚俗。此僧人之常態也。自有天地。至今日。書傳所載。未有火不

能化之人。雖佛以金體至堅。法身為喻。然投之烈火。亦必融液。而謂已死將腐之軀。經火累日而不燼。萬無是理也。

釋法朗師法進。進嘗閉戶獨坐。忽見朗在前。問從何處來。

從戶鑰中入。後卒焚尸之日。兩處湧泉。直上于天。

匿形藏跡。出入於窓牖隙穴之間。不由門戶者。今世奸民所學。金剛智術。將以為盜者也。水勢就下。非人以機巧激之。則不能逆流。僧尸就焚。泉豈有知而為之表異。正使有知。騰湧上天。將何為哉。又况理之所必無者乎。

釋僧周謂弟子曰。吾將去矣。其夕見火從繩床後出。燒身

經一日。方盡烟燄漲天。而房不燼。

火緣薪然後傳。不緣則不可見。故鑽木憂竹。敲石方燧。皆可以得之。若無此四物。而責膏飴之用。雖有聖智。其安能哉。僧周自焚之火。亦猶束草師三昧之火。其妄一也。林靈素嘆火騰光。流照庭宇。而無所焦灼。何以異於是。僧人斥之。為外道。豈未之思乎。

釋道安秦主出東苑。命之升輦。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乘廁。堅凜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將舉天下而不易。雖與輦之榮。乃是為其臭腐耳。即命權翼扶之登輿。

符堅信邪拒諫。引四民之棄。共六尺之輿。不可為後世法明矣。

而道安髡首胡服躡足王輦其心何謂哉不過貪一時王公眄
睐之榮以夸其衆耳權翼能諫而不強符堅發怒出悖道之言
則遂靡然從之何其前明而後昏初勇而終愚邪致使其君遂
非過舉貽譏永世蓋翼之罪矣

釋惠忠肅宗迎請演說奏治人治國之要暢唐堯虞舜之

風

畊當問奴織當問婢耳目鼻口各司其用不可以相借官此定
理也肅宗欲知治人之要道堯舜之遺風則當咨訪名賢碩學
猶恐其未能盡也乃迎毀形敗倫之人而問之譬猶責明視於
瞽矇求致遠於刖兀窮年累世不可得也彼肅宗篡父之位聽

妻之譖昵近內臣李輔國至於喪其親殞其身以及其子顛倒
迷謬非一日也其所為如此亦何足恠哉

釋法上戒德精峻文宣帝詔為戒師布髮于地令法上踐
焉

帝王者神民萬物之主也戴冕執玉被十二章以對越昊天以
奉承宗廟以朝見公卿諸侯以臨御中國夷貊其尊莫二其貴
無敵非人私意苟相崇奉蓋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髮生
於頭足履於地其上下貴賤猶君與臣父與子不可相易也今
布髮于地使胡人以足踐之者果何意乎為求道邪道不在髮
也為求福邪福不在足也不知將何為哉足可以踐髮則冠可

以充腹而履可以加首口可以出矢而尻可以食物非人之道也

釋法護自天子侯伯不與一人遊接常以仁義存懷

攷之佛書不言仁義仁者事親義者事君中國人道之大宗也故自二帝三王以至鄒魯之聖人或在在上或在在下或見於行事或垂於經訓皆以仁義為教也楊氏學義而失之為我墨氏學仁而失之兼愛故聖人推其失以救世拔本塞源不使人淪胥於禽獸以存人道耳法護自天子而下不與一人交則非人之道也非人之道而謂心存仁義譬猶以火為濕而以冰為溫以麻為絲而以菽為粟則可乎

釋法慎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臣言依於忠與上人言依

而制於仁與下人言依於禮佛教儒行合而為一

法慎之言是也而其人則非也昔維摩居士在王子中教以忠孝在大人中教以正法居士未嘗出家猶之可也法慎不為人子安知所謂孝不為人臣安知所謂忠以天性為淫欲心安知所謂仁以天秩為分別心安知所謂禮實則背戾名則圓融此學佛之有才者其意欲旁通聖人之書以誘學士耳有志於道者或遇此等為此言則必使之畜髮加冠易其衣服歸人倫之類乃可與講論忠孝仁義禮樂之實不然當如淫聲美色戒而遠之可也否則必為所陷溺而不自覺矣

陳宣帝時檢括僧尼榮經落第者並各休道智顛諫曰調
達誦六萬偈經不免地獄槃特持一行之偈獲罪漢果駕
論道也豈關多誦陳王卽罷披簡

陳帝之所爲雖未能拔本塞源然亦黜異教扶人理之漸也而
智顛所言何其無實以爲誑邪調達不免地獄槃特獲罪漢果
若在未死之時則無可驗若在既死之後又無可攷此空誕之
言也以空誕之言廢世主之良法遂使農商鄙野之人得以餘
財買牒髡顛自竄於慵惰雖智顛所以護持其鄙者勢自當然
而陳宣帝亦不明甚矣今以中國之學論之不知六經豈可以
言讀書不知諸史豈可以名博學有一分勤勩則有一分功效

積日累月其殖漸廣知所未知見所未見多識前言往行以畜
其德乃實學也其或以文滅質以博溺心者蓋不善學耳而未
有不博學詳說而能反約者也欲試天下之士必攷其知聖人
之言欲驗天下之僧必攷其知大藏之教今智顛所言乃爲慵
僧自誑者張本於理有決不然者而宣帝信之殆不可曉也僧
人曰宣帝者乃諸佛之見身耳固佛法之所付囑也以此詔誑
世主十而九惑則亦不明而已矣

武宗望祀蓬萊山築高臺以祈羽化因德陽節詔悟遠國
師知玄與道門敵言神仙爲可學不可學玄陳帝王理道
教化本根言神仙之術乃山林間匹夫獨擅高尚之事非

王者所宜。知玄所以告武宗。斥神仙之說。豈不當哉。而何其不自知也。佛氏厭苦根塵。棄家求道。為長往不來之行。其所立教。以人世為夢幻。以空寂為真常。此正山林匹夫獨擅之事。非帝王所宜為也。武宗英果明於制國。幾致中興。然信惑方士。而毀除佛法。是謂以桀攻桀。何較曲直哉。前人之失。後人之鑒也。崔浩蓋嘗不喜佛老。而崇奉寇謙之。以為神人。武宗不鑒。亦復為之。蓋不學之過也。李衛公長才碩畧。能佐其君。振起國威。削乎叛亂。而於人主心術之病。莫能救也。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又曰。務引其君。以當道。衛公於此。能無愧乎。

釋曇衍道遇貧陋必悲憐垂泣

曇衍所遇。特一二人而已。世有方數千里。水旱之時。飢民流離。襁屬於道。連州跨邑。旬月而未止也。嘉祐中山東大飢。富文忠公為安撫使。賑濟全活者五十餘萬人。其措畫之美。至今人傳道之。曇如生於其時。吾憂其泣多淚盡。必至於喪明矣。

釋法琳卒遺命屍骸棄諸山藪以施禽鳥

山林中禽鳥不藉人養。而未嘗乏食。自生自育。其類繁殖也。如其之食而賴餵飼。然後能生。則禽鳥之生殄矣。法琳捐已死之軀。喂不茹葷之鳥。則處已處物。皆失其宜也。身體方生。氣血鮮甘。以此飼禽鳥。使彼食之而美。則不能捨也。及既死。乃以臭腐。

不知痛痒之身。取能施之名。而使禽鳥食不美之物。非所以愛禽鳥也。又况山林禽鳥。豈知肉味。至於人肉。尤所未嘗。法琳施以所未嘗食者。使之知味。則其受業當白。此起其得罪於佛大矣。

釋瑞甫母夢梵僧問曰。當生貴子。即出囊中舍利。使吞之。及誕。所夢僧白晝入其室。摩其頂曰。必當大興佛教。言訖而滅。既而成人。又夢梵僧以舍利滿鉢。使吞之。且曰。三藏大教。盡貯汝腹矣。

瑞甫之母。受胎之初。唯復有夫乎。惟復梵僧見夢而已乎。人無夫則無生育之理。而瑞甫之母。受胎誕妄。以至成人。其父皆不

知。而梵僧為之證。然則梵僧即瑞甫之父耳。佛之教以人世為夢幻。瑞甫子母所夢前後相應如此。真即是夢。夢即是真。真夢一如人世。夢幻之奸弊。乃如此邪。

沙門仁贊曰。天生蒸民。樹之君長。盖有欲無主。乃亂大教。東流徧於四海。不設名位。胡以統攝。

天生蒸民。自一而二。自二而三。自三而不可勝窮。致用有源。起數有祖。豈可貳哉。二則生物之功息矣。故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以一制萬。以寡統衆。不易之道也。自庶人而上。謂之士。自士而上。謂之大夫。自大夫而上。謂之卿。自卿而上。謂之公。由堯舜至三代。其制如此。三代以後。官制或隨時而

變其大槩則不外是也。佛氏之教入中國，以空爲宗，而其事則有父子君臣兄弟賓主之名，舍自然之真，爲假設之妄，名爲空諦，實則不能外乎倫理。姑變其名耳，是以其道多弊，而不能獨立。必依托形勢，憑恃法度，以整齊其衆。故其言曰：佛法蓋付之國王大臣也。而世主不自知其身乃父子君臣夫婦大倫之宗。堯舜三代帝王之所傳畀，而區區於異端新奇之說曰：天有二日，日與佛日也。土有二王，王與法王也。設空言以行實事，棄實事以崇空言，而莫有能辨之者。此仁贊所以敢肆謬悠，而無忌憚也。

僧史略曰：僧之少欲，本合亂榮。佛之軌儀，止令分衛。若無尊大，御下誠難。此又別時之意也。

凡世之名分禮樂法度，所以扶持倫理，使不至於亂也。僧人鄙之曰：此有爲法也。有爲法者，世間法也。無爲法者，出世間法也。佛之教人，乃出世法，所以其道超于孔子之上。必須削髮胡服，棄絕人倫以從之。今僧史所論復欲以名分服屬其徒，以尊臨卑，以大制小，不如是不足御下。又何謂哉！中國之道不賴佛而後行，西方之教亦何必賴儒而後立乎？不可不辨也。

三藏不空，上元末帝不豫，空以大隨求作法，翌日乃瘳。上元唐肅宗時也。肅宗不豫，空能以大隨求愈之。及空以疾終，何不以大隨求自治邪？僧人則曰：空以寂滅爲樂，不戀久生，救

肅宗者為憫念國王耳。寶應元年楚州刺史崔旆表稱有尼真如恍惚登天。見上帝。賜以寶玉十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改建年號。是月明皇崩。後十有三日肅宗崩。方其時不空蓋未死也。而大隨求之法無驗矣。僧又曰。福力盡時。必還隕落。所不能救也。然則何用佛哉。

後往終南智炬寺。修功德。念誦之夕。感天樂。薩埵舒毫髮。光以相證驗。

僧人所稱天樂瑞光之異。必以夜中見聞。不與人共之。其言曰。無緣者不預也。無緣者固不預矣。而天樂瑞光。終不以白晝出。吾是以終疑其誕也。

大曆五年彗星出。詔空住五臺山。星亦尋沒。

天垂象見吉凶。以儆戒人君。使省其闕失。彗有掃除之象。示除舊而布新星之變也。古之明王。恐愆脩省。以消弭之。有其道矣。代宗詔遣不空住五臺山。則何意哉。周成王時。天大雷電。以風偃禾。拔木。邦人大恐。成王悔過。知流言之非。迎周公於東。而天變為止。歲則大熟。宋景公出。人君之言。熒惑退舍。齊景公納晏子之諫。彗星遂滅。所以消弭之道。不在他人也。五臺山非彗星所從出。使不空住焉。是責禳於僧。而忘恐愆脩省於已。不亦異於古之明王乎。三川五臺相距幾二千里。非旬日所能至。空至而彗星滅。則星之出沒。亦涉日久矣。真所謂會逢其適歟。人主

心術昏蔽方反以爲神化之感彼亦何足與言先王之正道哉
六年示疾上表告辭敕使人勞問加開府儀同三司肅國
公卒贈司空

開府儀同者將相之崇官也肅國公者諸侯之高爵也司空者
六卿之列職也必文武兼資出將入相而有其功則可以爲開
府必分茅受社君國子民而居其位則可以爲國公必分土制
邑居四民時地利而爲冬官則可以稱司空三藏者傳譯佛教
一髡首胡人耳而兼是三者何也爲其有道邪則彼之教以君
臣爲夢幻以爵祿爲虛假以軒冕爲桎梏自爲方外之士矣成
宗之授不空之受各悖於理而當時無非之者人主淪胥於異

端固宜化之者衆也

天寶中西蕃大石康居五國帥兵圍安西府詔空入內帝
御于道場空秉香爐誦仁王密語二七遍帝見神兵可伍
百負在於殿庭驚問空曰毗沙門天王領兵救安西請急
設食發遣四月二十日果奏云城東北有神兵來蕃部驚
潰帝覽奏勅諸道各於城樓置天王像

毗沙門天王之像至今軍營中敬事之蓋自不空始也天寶末
明皇荒怠既其將相皆非其人安西被兵而求救於鬼國將亡
之兆也其後祿山長驅兩京陷沒明皇逃竄於遐裔而收復京
師克清大懟者卒賴於賢才不空是時何不誦密語遣神兵梟

祿山而斬思明而使兵連禍結歟至於肅代不空叨冒官秩爲時君所信亦未聞誦密語遣神兵幹不庭之方剪叛逆之鄙何邪大抵明皇信邪喜安居之不疑見老子之形聞空中之語自爲欺罔以慰其心固不惡人之幻已也帝見神兵五百不空又請設食以遣之猶幻戲然其相爲譎詐如此欲天下不亂得乎拘提者先身爲狗舍利佛爲說妙法命終生舍衛國婆羅門家舍利佛乞之度爲沙彌得阿羅漢

佛國中鳥獸之類多矣不但此一狗也佛能說法度之爲人則當物物不遺使羽毛鱗介皆脫身得阿羅漢果而其國中莫非阿羅漢也不亦善乎何獨爲一狗而遺其餘也若曰此狗於佛

法有緣善根宿植則又不當受狗之身矣彼無緣者尤宜憐憫濟度豈可以其無緣而舍之有揀擇心非佛也自達磨已後傳其道入中國得道者甚衆而鳥獸之類孳生蕃息於天地之間固不減也未聞禪人得度若干犬豕牛羊爲阿羅漢者亦獨何哉

舍衛國有一老夫蚤喪其偶獨與兒從佛出家兒年尚幼乞食薄暮將還精舍兒畏毒獸急扶師排之進路推父墮地應手而死佛告之曰雖死不以惡意因說過去緣業沙彌曉悟精進得道

人苟助已雖殺其父猶非惡意苟不助已雖孝其親猶是受業

使天下之人以悖逆殘忍施於其所生而推之於宿緣苟逃罪辜歸誠佛門而許之以得道不謂之異端邪說謂之何哉

昔有羅漢與沙彌赴龍宮請心有愛戀因病而卒乃為龍子

學佛者深惡道家者流而其說如此則何異於存想變化之術哉今夫禽獸皆有欲想其胎卵所生未有羗舛者也曷嘗聞鷄能慕鳳凰而生鳳凰狗能慕麒麟而生麒麟哉若謂禽獸不能如人之有思則一失人身轉為異類無有復得人身之理自古至今禽獸當充塞天地之間而人之類絕矣若謂因果輪迴由其業報不由思想則沙彌心有愛想何為化生龍子邪反覆稽

之茫昧無據蓋幽陰幻惑之遁辭也

有沙彌嗜酪每檀越餉僧酪時沙彌得分心中樂著命終之後生殘酪瓶中為蟲

此沙彌所以出家者未必為食酪也出家之功德與食酪之嗜好相遠多矣而此沙彌以食酪而為蟲不能以出家而成佛使或有亦不出家亦不嗜酪既不為蟲又不為佛則必為人矣

沙彌彌伽專誦華嚴經聖曆中天帝釋請迎上天誦持曰每被阿脩羅見擾故屈師來宣經以禳遂升座宣諷脩羅軍眾一時化去

佛經所謂天人者乃國王貴樂之人猶後世所謂皇族其天女

則宮嬪之類其單舉天則省文耳。至譯語翻改僧人流傳遂謂天上果有人類種種恠誕此蓋佛經上乘之所不道者也。周據長沙爲所侵大作佛事諷護國仁王經道場未畢而城已破是以兵擁僧衆著之江中其時若得彌伽誦華嚴經當不至於此乎

尼淨檢忽聞前香并見朱氣有一女人手持五色花自空而下檢見欣然因語衆曰我今行矣執手辭別騰空而上所行之路有似虹霓直属于天

昔佛不許女人出家阿難爲憐曇彌請之佛曰止止男少女多家則衰弱女人出家法不久住假使女人作沙門者入敬之法

不得逾越盡壽行之可入法律耳。至祐律師乃始開女人出家之路非佛意也。古人賢婦人如大任大似之倫終不能成堯舜商周之功業譬猶厚地持載萬物非天道徧覆包涵亦安能獨用哉。釋氏以臨終見佛爲學道得果之證彼女人者佛所不教必無得果之理又况所見皆妄理所弗載邪此蓋淨檢勞疾心專將死之時眼花亂發耳

安令首父忬首幼敏父曰汝緣外屬而可求聘女曰端心業道廉正自足何必三從然後爲禮父曰汝欲獨善一身何能兼濟父母女曰立身行道方欲度脫一切况二親邪忬以問佛圖澄澄因以油傳忬右手令視之見有沙門之

像類其女。澄曰：是君女先身耳。若從其志，令君富貴。仲遂許之。

安仲欲禁其女不從僧者，當稽之典禮，斷以大義，乃問於佛圖澄。澄者多才善幻之人也。彼既不肯勸，仲使止其女心，又為一術以誘之。仲於是時雖有天性之親，決為所教，不能自克。蓋其所質疑者，非所當問，是以遭誘而弗得脫也。富貴人情之所同，欲若君子者，不以道得富貴，則不處也。澄既以幻誘仲，又要以富貴之說自中人以下，寧有不惑者也。

令宗遇亂被虜，拔眉托厲，隨路南歸，行達孟津，無舟可渡，專稱三寶，忽見一鹿涉河而行，水自分岐，隨鹿而濟，曾不

沾濕

昔光武迫於王郎之兵，冬月欲渡河，遣王霸候之。河冰實未合，霸歸給之曰：冰合可渡矣。比光武至河，河水適堅，遂履以濟。光武將有天下，天實相之，然亦就其事而有其應。河水結冰，歲寒當然，理之常而事所有也。孟津大河之險渡也，善沒者所不能游，自晉以來造舟為梁，以免覆舟之患，其水既險，則蛟龍鼉鼉之所盤旋戲狎也。鹿胡為乎能涉哉？獸之能濟水者，唯狗馬牛虎之屬，狐則聽冰而渡，不聞鹿能涉也。令宗苟曰：吾臨水徬徨，遇浮木空舟，幸而能濟，又何害其有道哉？設偽取信而言，理所無有之事，於是敗戾，或曰：如子所言，則自今僧人欲售偽者，必

依理據事而爲之說則柰何予曰依理據事則非僞也予所不
關之者固爲其以事理爲障而談事理之外也

道瓊造大像數軀有放光相者

像者合土刻木而繪畫之以表敬事之所寓而已必不能似佛
而無不肖也有一毫不肖則不得謂之佛况大像乎土木之中
安得光相予嘗遊京師城東資福寺觀夾佇塑羅漢中有一軀
秉壚者人號曰香烟羅漢予與同行數人者瞪目視之久無所
見僧致恭正色而指像曰香烟騰騰何爲不見邪其心必以不
見之人目有障蔽也放光之說殆亦如此或曰世有造大像者
頂中夜出白光久之而敗乃像下爲地道數百步人行入像腹

中置燭其間耳故不以晝見而夜見不與人見而獨見則皆妄
也

僧端姿色之美聞于鄉邑臨聘之日宵遊佛寺寺主置之
別室雨淚禮拜忽見像語云汝壻命終勿懷憂念翌日其
壻爲牛所觸而亡因得出家

僧端與寺主素有奸狀而不肯嫁者也既迫聘期宵遊佛寺必
以寺主之力能庇之則此寺主乃奸猾之尤甚者托爲像語而
暗殺其夫仍曰死於牛觸則其夫家蓋農人耳宜僧端之不樂
也夫奸弊公行至於殺人而不惧又遂其出家之志則當時爲
民上者其政事不以教化爲急可嘆也夫

善妙買油數斛。瓦瓶盛之。著中庭。布自纏身而焚。火將及。頂語諸尼曰。我捨此身已二十七反。止此一身當得初果。南嶽福嚴寺山。有所謂一生石。二生塔。三生藏。僧曰。此思大和尚三生之遺跡也。予問何以知之。對曰。思大之所自言也。予曰。思大止於三生邪。為復生生而不窮也。止於三生。是有斷滅矣。生生不窮。是入輪迴矣。然則如何僧者。於是遁其辭。而入於無所稽。莫足聽者。思大名僧也。其言猶如此之幻。而况善妙女子。顯蒙易惑者乎。

法緣年十歲。失所在。經三日而歸。說至淨土天宮見佛。又中置去經旬復還。作外國書語。有見其隨風飄颻上天。經月後

還。則已出家披法服矣。待髮而歸。

天無可上之路。外國非十歲兒旬日所能往還。蓋法緣為幻師所變易也。予嘗謂人家男子未有所立者。不可令與僧人語。今而又知人家女子當教以女誡。不可令見尼姑。談異學。法緣之事。可為鑒戒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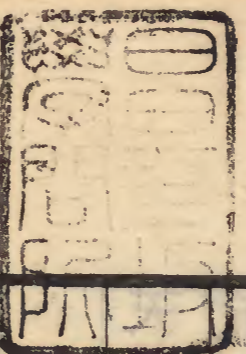
致堂先生崇正辯卷之二

崇正辯中冊。吳元年内。俞國賓借看。轉借翁德明。留在何舖。四月初六日夜。海寇鍾九皋。餘黨願鬚。侵境。官軍剋復。居民房屋燒燼。此書無存。當月失記日。有朋友龔敬之於

路拾得此冊相送比舊略短一米復成全書記之耳海昌

楊復彥剛誌

崇正齋中冊吳示平內命國寶謝餘勳謝餘勳謝餘勳
於室我坐崇正齋卷之二
而天賦入卷之二當遂以文篇不馬令其以故篇異學志錄之
數出下書冊入卷之二本在館立卷不馬令與併入卷之二
數出下書冊入卷之二本在館立卷不馬令與併入卷之二
數出下書冊入卷之二本在館立卷不馬令與併入卷之二



文政丙戌

